

## 牙 痕 记

昼夜流，等春秋。生死路，早回头。——圣谕

海水滔滔么昼夜流，南山树林等春秋。

百鸟愁到生死路，作恶何不早回头！

山外青山楼外楼，世上有多少欢乐多少愁，  
多少高楼饮美酒，多少流浪在街头。

今日不知明日事，为人在世么枉争闲气一场空。

山在西来水在东，三山六水处处通。

长江流水归大海，人生何处不相逢。

日落西山又转东，劝人行善不要行凶。

今日不知明日事，做天和尚撞天钟。

行善终有益，挑祸两无功。

人没千年好，花无百日红。

酒字三点水，色字刀在头。

为人丢酒色，省得结冤仇。

财字么贝做旁，气字米安坐中仓。

丢啦财共气，何等不风光。

看看别人我不如，人家骑马我骑驴。

回过头来看看推车汉，比上不足比下余。

阿弥陀佛口中言，只要工夫不要钱。

场面看了没好处，骨子里格罪孽少啦点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人生在世么能几何？

长命百岁么能有几个，满库金银买不到格地府阎罗。

空身来么空身走，不如大家趁早念弥陀。

收留偈文不必讲，开宣宝卷劝善人。

话说忠孝节义落难宝卷一部，学生开读，先还朝代，再还贤人出世。

先还哪朝皇登位，哪省州府出贤人。

昔日经典，学生今日所讲，要还朝代确然不难。

昔时昔年明朝嘉靖王皇坐殿，一统山河总太平。

嘉靖皇坐殿，江山稳固，文出忠良，武有能将。外国年年进贡，小邦岁岁来朝。乃至于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，海不扬波。可算尧天舜日，四海升平，万民安乐。

君皇有道江山稳，山清水秀出贤人。

贤人出在其则不远啊，出在我们江西省南昌府，北门洞庭村。其人姓安，名叫远根，配同缘张氏为婚。

说到安家多安乐，万贯家财有名声。

他家田地成框，宅基成方，安童成对，梅香成双，鸡鸭成群，骡马成行，夫妻双双。端坐高堂，活计不要做，一世风光。

出入安童骑骡马，扫地梅香耳坠金。

屋上瓦垄赛乌云，草积也堆到九霄云。

走出犬儿赛麒麟，千中意来万称心。

格么，生到几位令郎？生到几位令爱？

夫妻同庚三十六，男花女花未曾生。

肇就大行方便，蹲家大做好事，求子修孙。他家做哪些好事？

看见路坏挑土修，桥坏抽板换木头。

阴天落雨送人家钉鞋伞，黑夜暗星点路灯。

好事做了如天大，上界玉主早知闻。

玉皇大帝拿星宿文簿翻开来看，该应安家有福，文曲星还没有下界。

打弹张仙奉玉旨，送子娘娘送子孙。

张氏梦吃仙桃子，六甲怀孕紧随身。

十月满足，瓜熟蒂落。

连痛三个紧痛阵，安家生下后代根。

三朝烧过解污纸，满月堂前取乳名。

取名叫做安文亮，慢慢抚养长成人。

文曲星君来出世，玉皇大帝早知闻。

玉皇大帝一想，文曲星将来有高官禄位，有大富大贵，要吃尽苦中之苦，方为人上之人，跟手打发舞鬼星下凡跟他作对。

张氏二次梦吃仙桃子，身有怀孕紧随身。

张氏二次六甲怀孕，十月满足，瓜熟蒂落。安员外又养到个儿子

取名叫做安文秀，到老终身不改名。

天星下凡，长起来不难。公子长到七岁，员外把先生请来教他读书。教到安文亮有过目之才，教上文能知下文。教到二公子，安文秀懵懂了，先生不丢嘴，他不丢嘴；先生一丢嘴，滑石头上泼水；嘴里不念，就蹲下惹死厌；教教撒野，背住先生要打。安文亮读书用心了。

大公子读书聪明很，先生只要做领头人，

一笔读到十六岁，中了黉门秀才身。

员外一想：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我家长子长大成人，应该娶妻换席。肇拿媒婆奶奶请得来，帮儿子呢说房夫人。媒婆奶奶就说呱：“员外，你家要找一房媳妇，倒有一个，东门顾老员外家有个小姐，叫顾凤英。”

说到小姐顾凤英，是个贤德女千金。

员外一听，喜之不尽，请媒婆奶奶到顾员外家说亲。格真正局气好了，

早起说亲晚下成，戌时小姐娶过门。

夫妻结婚三个月，六甲怀孕紧随身。

乃是上界安国星下界，到顾凤英腹中投胎转世。十月满足，瓜熟蒂落。安员外又养到一个孙子，

取名叫做安寿保，慢慢抚养成人。

格么，安文秀也长大了，也有人帮说亲，拿南门周老员外家小姐周凯云，说把二公子安文秀。

行过茶来聘过礼，周凯云小姐要过门。

夫妻结婚三个月，也有六甲怀孕紧随身。

乃是上界安童星下界，十月满足，瓜熟蒂落，安员外又养到一个孙子。

取名叫做安禄保，拿他当作宝和珍。

天星下凡，长起来不难。公子长到七岁，也拿先生请家来，教他读书。那天员外身坐高厅，同张氏夫人讲讲就开心：“夫人，我你三十六岁做好事，四十二岁得子，我们今年总六十岁，想不到我养到两个儿子，寻了二房媳妇，又抱到两个孙子。

也是安家有福分，所以才到干功程。”

说乐极生悲，一点总不假。

员外讲讲多欢乐，一桩祸事倒来临。

阎王拿生死阳寿簿翻开一看，安员外同张氏，阳寿满足，要配他们魂归地府啊！

打发鬼使站起身，阴风窜窜早动身。

地头乌龟不生灾，土地领鬼上门来。

我们要长经短讲，闲言少说。

阎王出得勾魂票，夫妻两个送残生。

肇买棺木，收尸入殓，开丧吊孝，抬到坟堂，入土为安，栽桑植柏，做过追荐，招过灵牌，丧事结束。安文亮么就同兄弟安文秀说：“兄弟，往常父母当家把作，现在父母双亡，哥哥我要用功苦读，将来可以帮皇定国，兄弟你又不爱读格书，我看能格——

这遭家当交把你，你做当家把作人。”

“好！哥哥，你用功苦读，我来当家把作。”正好格几年，年岁丰熟，安文秀蹲家里忙里忙外，做买卖，哭癞宝拖鼻涕——一把抓。家里金银财宝，就赚了不知多少。安文秀不是好星宿，因为他是舞鬼星下界。他眼睛一鞭，肚里翻腔，心就想了哇：只有千年爹娘，没得千年弟兄，我蹲家里忙里忙外，做买卖，哥哥对书房里一坐，碗上靠筷，筷上拈碗，点事总不管，如果将来要分家，二一添足五，我不忙了吃大苦？左思右想，想得心宽，锅子趁热端；立等发火，我能咱就走。上哪去？拿公亲请回来分家。公亲请家来么，安文亮就说：“兄弟，我们合得蛮好，一着没有争吵，请公亲家来做底高？”“哥哥，我们不能尽顾蹲做堆，我你都已长大成人，怀中抱子，足头蹲妻，最好拿这家当分一分。”

安文亮闻听这一声，兄弟连叫两三声。

“兄弟啊！”

同我哥哥把家分，对不起父母二双亲。”

“格不格，要分。”一个要分，一个不肯分。公亲为了难，“能格，你们也让父母做主。”安文亮就说：“我家父母双亡，到哪块做到格主。”公亲说：“在则为人，死则有魂，他们有灵位来堂，你们每人写一个阄团，一个写分，一个写不分。”这遭一捏，捏起来一个团，弄盅子对父母灵位面前一顿。“你长子安文亮如果拿到分，万贯家财二一添足五，两人分，不吃苦；如果不分，你们弟兄道理合合好，你二公子也不要作吵，你说这办法果好？”安文秀说：“好办法，我去写阄。”安文秀来到小书房里间，他坏了，拿两个阄团总写格分，安文亮又不曾去

望望。安文秀就想：随你哥哥拿哪里个，总归分了格。这遭一捏，对蛊子里一放，摆了父母灵位面前，烧香点烛。公亲就说：“你们弟兄两个跪下来，拜拜你家父母啊！”

安文亮跟手双膝来跪下，父母双亲叫几声。

“父母双亲，在则为人，死则有魂，阴灵何在，  
兄弟同我把家分，父母格阴魂可知闻？”

公亲就说：“不要哭嘎，快点拿嘎一个阄团望望。”安文亮拿个阄团拆开来一望，  
拆开阄团望望清，果要气死又还魂。

一望是格“分”，格再没办法嘎，万贯家财弟兄两个对份分，老大要蹲东庄，老二蹲西庄。

弟兄两个把家分，各砌烟囱自开门。

安文亮么同夫人顾凤英就说：“夫人，往常我家兄弟当家把作，现在分了家，我要用功苦读，

这遭家当交把你，你做当家把作人。

安童梅香好好用，不要做呼来喝去人。”

夫人当家把作，安文亮就用功苦读，叫儿子安寿保，一起来小书房，格真正用心了。

有公子，在书房，勤辛苦读，

读《春秋》，习《礼记》，昼夜操心。

低读就赛鸚哥叫，高读就赛凤凰声。

书声琅琅了不得，惊动玉主早知闻。

玉皇大帝端坐灵霄宝殿，听到书声入耳，掐指一算，已晓一半。啊呀！原来文曲星下界，却已长大成人，怀中抱子，足头蹲妻，也来书房干种用功苦读嘎，

顶多不过三年整，稳是头名状元身。

他还不曾吃到底高苦，要让他吃尽苦中之苦，方为人上之人。

玉皇大帝站起身，玉磬三响召真人。

拿火德星君召得来，“你替我速速下凡，要到洞庭村安文亮家去放天火三次，随你多烧哇，邻舍家草叶子不能焦；随你火烧了多旺，邻舍家草叶子不能黄。”火德星一听，浑身起劲，“我桩样不会，提到放火老内。”

火德星君奉玉旨，火势腾腾下凡尘。

火德星来到凡间一想，光有天火没有凡火，烧起来不得旺。妥！要出主意，也请土地。土地菩萨摇身一抖，变做飞蛾不丑。一阵风，对他家小书房里一攻。公子来下读夜书，翅膀一扑，对他书高头一伏。安文亮一望，飞蛾拿我字遮啦得格，“飞蛾，虫子虽小，五脏俱全，你也一条命，我不伤害你。”顺手拎起来对台子底落摆。哪晓飞蛾“呼噜”倒又飞上来格！又拿格字遮住得格。“啊呀，我不寻你，你倒寻我；真正寻我，我来等你投火。”冒老九，你抓住它两个翅膀烧，不关事，捉住它四个足，拿翅膀对火高头霍，哪晓一霍，格翅膀一拍，不得了，火星上屋，才上来只有多大？芝麻干大，转眼之间，绿豆干大，团团干大，汤碗干大，海碗干大，老钵头干大，筛子干大，盘篮干大。“呼”，不得了了格！

轰隆轰隆了不得，火势腾腾怕坏人。

安文亮来小书房放声喊：“不得了了格！”

小书房里失得火，快做逃灾躲难人。”

安童梅香救火，也有好人，也有坏人。坏安童蹲下掺祸，“来啊，肇蹲他家没奔头了呱，弄不好将来啊，他家要穷落难，我要陪他出去要饭咧，不如趁火打劫，他家东库有金，西库有银。

多拿金来少拿银，我们改名换姓做生意。”

安童梅香拿金钱财宝抢劫一空，总溜啦得格。公子么来下哭格，邻舍隔壁就劝：“少爷不要难过，房子烧了得么，真金不怕火来烧，拿金子银子挖出来，也好起房子格。”打开灰路，走到库房一望，空荡荡，金钱财宝没得项。公子放声大哭：“不得了了呱！”

我家不晓前百世作得多少孽，金银总来火中化灰尘。”

肇起房子没得格钱，只好卖田，田地卖尽，南山买木，北窑搬砖，木瓦匠请家来，兴工动土。

兴工动土三个月，房屋又造了簇簇新。

格天子上宅，安文亮就说：“夫人，我家房子起了不错，就是安童梅香没一个，木瓦匠钱总没得把，总是欠账格。

描金箱子白铜锁，外面好看里面空。”

安文亮说得轻，火德星君听分明。

通了屋脊上听好了格：“啊呀！你还嫌丑咧，嫌丑也没得把你住咧。老诚句话，你不谢我，我逼你家不走，我来出劲放火。”困到半夜辰光，倒头翻腔，碌棵肚里冒白烟；一阵鬼头风，火对满间三屋攻。

“轰隆轰隆”了不得，二次天火不容情。

一家人好了溜了哨，不曾烧得死，浑身总烫坏了。

一家三口抱头哭，不伤身来也伤心。

木瓦匠去要工钱格，跑到杠一望，要底高咧，这人家多霉啊，房子才起好了，到又死煨啦得格。也有好良心木瓦匠就说：“各位师傅啊，人要有良心，过咱安员外在世，大行方便，大做好事，哪家不曾得到好处？家里没得吃，需要粮，总弄麻布袋去捐，到现在不曾还过钱。

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，吃水忘记挖井人。

他家一家三口，没得格蹲身之处。我们做做好事，去帮他家搭起格蹲身之处来。跟好人学好人，我们譬如烧香，自己带饭去吃，帮他家拿枯焦木头砧砧斫斫，到河边斫点芦头，帮他家四转夹夹。”肇弄点茅草盖盖，瓦檐草脊，前后巴壁；到隔壁王奶奶家借了一个坏箩，泥起一个泥坨坨。肇一家三口，蹲家烧缸锅。

哪晓心高命不高，逐日樵柴逐日烧。

杨青条子显青格，搬家来烧，倒哪烧得着？烧了锅洞里吱啊吱，

烧了满间三屋总是烟，安文亮读书眼睛不得鞭。

“夫人，你烧火么怎烧起干大格烟来嘎？”“丈夫啊，引火草不多，柴枝湿格，烧不着嘎。”“夫人啊！你呆呱，真正烧不着么，弄吹火筒一吹就着格，等我来。”安文亮他又不会烧火，性子又躁，拿起吹火筒，肚子一涨，出劲吹，“呼”，一吹不得了了格，运气不通，火星出来对稻草上一攻，你说格稻草碰到火可得了？

乒铃嘣来乒铃嘣，茅棚又来火当中。

晓得不妙，双脚跳，像跑报，放趟子就溜。好在溜了哨哇，浑身烫了总是格泡。安文亮抱头痛哭，叫声：“夫人儿子，过咱辰光我家金地银地，现在火烧绝地，搭卷头棚来不及；火烧落地也不敢蹲，我们搬到格寒窑去安身。”一家三口，到寒窑落难。没得吃，邻舍隔壁做好事，也有送米，也有送粮，也有送钱。哪晓尽顾送啊送，没意思郎当，倒没得哪家送格。到格天早上么，安文亮就说：“夫人，日高三丈，不要困床上不颤，好起来烧早饭。”安寿保今年八岁，就同父亲说：“爹爹，你不要喊母亲，烧底高咯，瓢撞升箩，有米不多。叫声父亲啊，我家现在，

草么没几根，粮么没半升，锅盖盖了紧腾腾。

有了朝顿没夜顿，哪晓得可有命残生。”

安文亮闻听这一声，可要哭死又还魂。

顾凤英小姐贤德格：“丈夫，你们父子不要难过。亲亲丈夫啊，没得吃我出去挑野菜，没得野菜挑我哪怕出门去乞丐，我们同甘共苦过光阴。”顾凤英小姐落难，出门去要饭；如果局气好哇，要到不少，回来一家三口吃一饱；如果局气不好，要不到，挺肚过，一家三口只好挨饿。格天顾凤英来城里要饭打转，一走走到城门口，望见许多格人站杠望。顾凤英呢，头抬起也望格，

抬起头来看一看，可要欢乐八九分。

原来皇上开科取士。

小姐想到开科考，要同丈夫细谈心。

急急忙忙来到寒窑：“丈夫，出头之日到了格。”“夫人，到哪块有出头之日格？”“丈夫，现在皇上开科取士，你用功读书干多年，赶紧进京，

求到一官并半职，寒窑拆得造府门。”

安文亮闻听这一声，悲喜交集泪纷纷。

高兴是底高？求到高官禄位，一家三口不要受罪。格么伤心是底高？叫声：“夫人啊，这堂到京都皇城么干么远格路，哪来有银子好动身？”

“丈夫啊，你不要难过，我家遭天火回禄三次，现在穷了落难，你家兄弟来西庄好了，有三爿典当、七爿钱庄、还有十二爿庄房，你到西庄同你家兄弟讲讲，

借嘎百两雪花银，好到京都跳龙门。”

安文亮闻听这一声，急急忙忙就动身。

一到到西庄，守门安童叫进宝。说到这个进宝，良心委该好。望见安文亮到，喜出望外，迎接到底，“不知大少爷驾到，我有失远迎，多多有罪。”“进宝安童，不须客气，我来没得旁的事体，我家现在来寒窑落难，我进京赶考，身无分文，寸步难行，我要同兄弟讲讲，问他借点银子，好进京赶考，我家兄弟可来家？”“大少爷，你家兄弟来家咧，你蹲外间等等。”进宝安童来到账房里间，“二少爷，你家哥哥来了格，进京赶考，他没得银子，来问你借银子格。”安文秀一听，哈哈大笑，“进宝进宝，有句古话说得不假哇，说穿不穷，吃不穷，算计不到一世穷。过咱好了交我家哥哥分家，如果不分家，他家天火三次，我要陪他下汤锅，我家哥哥现在穷到这种功程，上我家来坍我家台。人家说个穷，他家有几十个穷。他叫精穷、烂穷，穷斯滥矣，穷人当中顶穷，穷人格祖宗，我银子好借把他了？

借把他掼了东洋海，何年何月余家来？

安童，不要让他上我家来。上我家一来，弄不好，我家也陪他倒霉。你去跟他说，就说我不来家，出去做生意买卖格，要大半年才家来。让他误失考期，他就不来烦神格。”

进宝闻听这一声，可要气死又还魂。

嫡亲兄弟多慢怠，是个嫌贫爱富人。

格么，吃人家饭，受人家喊；端人家碗，受人家管。进宝也没得办法嘎，来到门前，同安文亮就讲：“大少爷，你家兄弟不来家啊，出去做生意买卖格要大半年才家来。”

安文亮闻听这一声，纸糊灯笼肚里明。

啊呀！真正人不好穷啊，人穷嫡亲兄弟总看不起我。安文亮就想：不怪张不怪李，只怪我自己。

人家借把我是情份，不借把我是应份。

安文亮想想不得过哇，

擦擦眼泪站起身，一路啼哭转家门。

进宝安童，心里不得过哇，见安文亮哭得回转。

就急急走来急急奔，走上小姐绣楼门。

走到周凯云绣楼，拿前后经过同周凯云一讲。

周凯云闻听这一声，骂声丈夫黑良心。

“进宝，人穷不穷一世，人富不富千年。

三十年富贵轮头转，六十年河东转河西。

砖头也有翻身日，暴灰也有发热时。

格人到难中须搭救，不可推人入火坑。

进宝，我家丈夫嫌贫爱富，我就不能学他，我家母亲啊来我出嫁格辰光，把了压身银子二百两，我到现在都没有用，你帮我拿这银子，赶紧送到寒窑，交把我家伯伯安文亮，教他赶紧进京，

求到一官并半职，家来问问兄弟果该应。”

进宝闻听这一声，拿了银子就动身。

一到寒窑，走到窑门口，只听见里间来下哭格，走门罅隙里对里间一望，安文亮见没有借到银子，跟顾凤英、儿子安寿保，一家三口，来家抱头痛哭嘎。进宝敲敲窑门，安文亮说：“哪个？”“我进宝安童来了格。”拿窑门一开，“进宝来做底高？”“大少爷，你不要伤心，你当世上就没得好人，你家兄弟心黑，嫌贫爱富，你家弟媳妇好了。

压身银子二百两，叫我拿得来送把你。

你赶紧进京赶考哇。”安文亮拿银子对手中一托嘎，眼泪直落嘎！

世上善人多得很，哪像照弟媳妇好良心。

眼泪就不得干，“父母双亲啊！在则为人，死则有魂，

我家兄弟对我么心良黑，也值不到弟媳妇别家人。”

进宝就说：“大少爷，你不必伤心，我家去喽。”“进宝，你跟我家弟媳妇讲，就说我说格，我安文亮将来没得好处也便罢，

有了高官并禄位，一重恩报九重恩。”

进宝回转，小学生暂且不表。安文亮肇有了银子，同夫人顾凤英、儿子安寿保就讲：“夫人啊！我虽则进京么，实在不放心，你们母子来家，朝顿接不到夜顿。”顾凤英就说：“丈夫啊！你平时又不曾出过远门，你到皇城跳龙门，我来家实在不放心。”安寿保才只八岁，看见父母难舍难分：“父母双亲，你们不要难过，我看天明已亮，不如整顿行李，一家三口进京，也省得互相担心。”安文亮一听，喜之不尽，“孩儿说话在理，为父一面依你。夫人啊！我们听儿子格话，一家三口一同进京。”

整顿行李就动身，赶往京都去跳龙门。

在路登程非一日，天长县到面前呈。

天长县是个繁华之地，格闹热了，三里听到人说话，二里听到买卖声，看看——

一本万利是钱庄，二龙戏珠是典当。

三阳初开南货店，四时八节水果行。

五颜六色绸线店，六谷仓仓粮食行。

七星灯笼古董店，八挂灯笼是混堂。

九江推来瓷器碗，十字街上卖茶汤。

日落西山夜黄昏，要下住招商店堂门。

王老板开格饭店，安文亮跟夫人还有儿子安寿保，拿行李挑到饭店里间。

流水簿子登过号，客房里面暂安身。

来王老板饭店里间，住了一宿，吃一顿夜饭，吃一顿早饭，早上么梳洗完毕，同账房呢，要拿账结啦得，“账房先生，算算多少银子？”算盘一响，“银子用啦二两，你们做人家格。”安文亮就说：“夫人，把银子包裹拿出来，拿这饭店里账结啦得。”“丈夫，银子包裹么你背格，我也不晓你放了哪里？”“等我去拿，我摆了里床。”跑到房间里间，对里床一望，银子包裹没得项，“啊呀！银子包裹上哪去格？”八到八处寻，总寻到了，也寻不到银子包裹啊。一望格窗子开了杠，不得了了呱，可保挨贼子偷啦得格。”

安文亮看不见雪花银，一跤掼在地埃尘。

一发躁，拿起来一急，对后一倒，

安文亮栽倒尘埃地，口吐鲜血怕坏人。

他格儿子一望安寿保，心吓得直荡：“母亲，不得了了格，爹爹不晓得底高急病啊？”赶紧帮背住头发，走心口慢慢抹，带捶带拍嘎。

格人不伤心心不死，捶捶拍拍转还魂。

虽则还了魂么，拿他抱到床上，目定口呆，话总说不出来。安文亮这个病是躁起来格，只要花二两银子，请一个郎中，帮他一看，弄点药一吃，毛病就好格。说个钱逼煞英雄汉，一点总不假，身无分文，没得郎中帮他看么，安文亮来个招商客店，就一天不如一天，一天不如一天。

脸上如同表黄纸，眼落骷髅半寸深。

安文亮困了招商店，井底里淘沙渐渐深。

一笔住了半个月。王老板对他望望，不得了，这一家三口，对我堂一住，如果这个冤家，有个怎的，我生意做不成，倒要帮他忙丧。三十六计，也是赶他走为上策。同顾凤英小姐就说：“小姐，你家一家三口，住到我饭店里，住了半个月，我房钱不收你们一个，我饭钱不收你们一分，你们不能尽顾住堂啊，应该捅捅地方，不呢我生意总做不成。”“老板，我对哪里去了？人生路不熟，我没得地方摸嘎？”“小姐，你不要难过，离我们堂不远，有个关帝庙；庙宇不算好，总归不曾倒；好住人，我拿锅灶火木把你，再拿点粮饭把你们，我譬如做做好事。”

顾凤英闻听这一声，谢谢老板善心人。

老板打发堂倌，弄门板拿安文亮抬到关帝庙，把了锅灶火木，把了点米，对杠一擐，老板再也不去问账。你说格老板做好事，拿点米把他，够怎呢吃法子？不曾有几天，倒没得了格。顾凤英么，望望格关帝庙等等险要倒，坏了不得了，

东边山头对下壅，西面山头直隆通。

天阴落雨关不住格风，住了里面喝西风。

肚里又饿，身上又冷，叫声：“孩儿啊，不得了了呱，不得了了呱，

如今失落么天长县，肇不晓得格何年何月转家门。”

“母亲，你不要难过，真正没得吃么，我哪怕出去要把母亲吃。”“儿啊，万万不能，我格心肝啊！”

你年纪轻轻么去乞丐，名声坏到九霄云。”

“母亲，要饭不是真正坍台事，我不是叫眼热要饭，叫穷了落难，没得办法才要饭。前輩古人落难格多了，母亲真正不相信，我比嘎几个把你听听——

朱元璋落难为天子，何文秀落难唱道情。”

寿保说到这一声，辞别母亲就动身。

公子才八岁了，对人家门口一撑，格个作孽嘎，“奶奶老爹哇，

你家多到点次粥次饭么不要喂狗，把点我离乡落难人。”

这公子你晓有多懂事，要到好格么，

带家来把父母吃，稀汤薄粥自己吞。

一笔要饭七天整，惊动南来北往人。

那一天来天长县城里要饭，要到王老板家饭店门口。王老板认得他格，因为前回住了他家饭店里间格，望见他要饭来了格：“小朋友，来啊，我问你话。”“老板，有底高事啊？”“你家爹爹走我堂饭店里搬到关帝庙，现在身体如何？”公子一听，二目流泪：“老板，我家父亲毛病变沉重了格。”“格你为底高不请郎中帮他看？”“老板，倒哪里有银子咯。”“不嘎，你格想救你家父亲？”叫声：“老板啊，

我只要救到生身父，粉身碎骨也甘心。”

“要救爹爹么便当格，我堂块饭店里，住了个陕西刘家庄格刘员外，他有万贯家财，要买一个书童，我帮他找了七十二个，他看了不中意，你要真正肯卖身救父，我去帮你说说。你卖到银子么，就好帮你家父亲看病格呢。”

公子闻听这一声，心总落到足后跟。

“老板，好是好格，我衣衫褴褛，自己看看总嫌丑，晓得他可要我？”“能格，你撑堂等等，我去拿员外喊出来。”王老板走到里间，“员外，出来，七十二个把你拣过去，总不中意，你倒来望望这位公子，看到你可欢喜？”刘员外走里间出来，对安寿保一相，虽则衣衫褴褛，一副仪表不丑。这副仪表，两耳垂肩，鼻直口方，额头上像把珍珠伞，像照格扶皇保驾人。

看看公子人一个，千中意来万称心。

刘员外呢凿凿头。王老板就说：“小朋友，来啊！他欢喜你格，你们两人谈谈。”刘员外肇就问：“小朋友，你叫底高呀？”“我叫安寿保。”“你今年多大了？”“员外，我今年八岁。”“格也好，我买书童，有格规矩，超过十岁不要，今年你八岁，格我要格，你果晓得市场格价钱？”“员外，我不做这生意，我哪晓得格？”“格我说把你听，有一岁只卖到一两银子，你今年八岁，只好卖八两银子。”“啊呀！员外，我干高干大，就卖八两银子啊！果好做做好事，加点我。”“加多少？”“哪怕加嘎二两，凑个整数头。”“人不大心倒大咧，情丧要我加二两了？”公子见他不肯加，双膝对他面前一跪，叫声“员外啊，

你今朝么做好事啊，搭救我离乡落难人，

员外啊！你做做好事积积德嘎，比我重生父母胜三分。

我们穷人家多嘎二两银子，日子好过多了。你家干种发财，一两二两银子算底高，茶店少吃杯茶，酒店少吃杯酒，稍微省一省就来下了格。雁高头拔了一根毛，能会飞来能会跑。员外，我求求你，再加嘎二两银子把我。”刘员外挨他一说嘎，心倒软了格，“好，既然你开了口，我就加你二两银子，格这个是卖身，不是卖青菜萝卜嘎，要写卖身契，我才好要你。”“员外，格总归算数格。”刘员外拿王老板喊得来，“王老板，你们堂果有哪个卖身契写得好嘎？”“有啊，我家汤先生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他写起卖身契保证好。”“拿汤先生喊得来。”汤先生来了就说：“刘员外，一张卖身契，要写了不受扳驳格，起码要五两银子。”安寿保就想：我一个人只卖到十两银子，也说上许多格好话。他写卖身契，倒也要五两银子，这五两银子也不晓哪出，我要问问清爽，“员外，格这写卖身契格银子哪把哩？”“你卖身当该你把，总不见得叫我把么？”“员外，格我不要他写哇，我浑空就卖到十两银子，肇把啦五两银子么，我卖底高身咯？”“格你不写卖身契我不好要你。”“员外，你借格文房四宝，哪怕我自己来写可好。”“你才七八岁格东西，你倒会写卖身契了，肇写起来像马撒尿，人也难看煞得格。”“员外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

弥陀虽小莲台坐，金刚虽大看山门。

你借文房四宝，我如果写了好么你就用，写了不好，哪怕撕了得啦到，写到好为止，总

好了呢。”刘员外一想，对王老板说：“王老板，借张台子，端张凳子，拿文房四宝来，让他自己揭揭看，看他可揭得起来。”这遭搬张台子，拿张凳子，文房四宝统统借得来。“小朋友，你就凑它这台子高头，伏它台子上写。”“员外，不要，我只要伏地落写就好喽。”纸对地落一摊，腰一弯，笔抓了手里么就问，“员外，格以哪出名？”“不能以你出名，或者以你家父亲，或者以你家母亲？”“我家爹爹现在来下生病，不知生死如何，我看就以我家母亲出名果好？”“格也好格，以你家母亲出名写。”安寿保拿笔抓了手里，一头写就一头哭嘎。

有公子，写卖契，心如刀绞，  
羊毫笔，提在手，眼泪珠抛。  
上写着，顾凤英，安门顾氏，  
家住在，南昌府，洞庭庄村。  
我丈夫，安文亮，黉门秀士，  
因皇上，开南选，去跳龙门。  
带来了，妻和子，一同前往，  
来到了，天长县，得病缠身。  
只因为，招商店，身遭大难，  
店主人，见贫穷，赶出店门。  
来到了，关帝庙，暂且安身，  
我赶紧，请先生，调治夫君。  
有孩儿，出孝心，将身出卖，  
卖纹银，十两整，救我夫君。  
现卖到，陕西省，刘家名下，  
员外家，作书童，改姓换名。  
倘久后，有一日，逃走二字，  
立据人，顾凤英，一人承当。

封面写好年共月，卖身文契顾凤英。  
一张卖身契么写完成，果比黄连苦三分。

“员外，你倒望望看，写了好就用，写了不好哇，撕啦得啦倒，我来重写。”刘员外接过卖身契，从头看到梢，上下看到底，格字总写格蛇龙体？“啊呀！这字写了干好了，总说我格出笔好，竟比我胜三分，不要说十两银子，一百两，一千两，到哪块买到干好格书童，小朋友，这卖身契好用格，不过要你格母亲来画个字，我再好拿银子把你，才好要你了。”“员外，格你不要走哇，要蹲堂块等我了。”“我不跑，我蹲堂等你。”

公子跟手站起身，关帝庙到面前呈。

一到到了关帝庙，“母亲，爹爹有救了哇。”“儿呀，你家爹爹到哪块有救？”“母亲，我说把你听，我要饭要到王老板饭店门口，王老板饭店里，住了个刘员外，住陕西刘家庄，他要买书童，王老板帮他找了七十二个，他总不中意，王老板帮我一介绍，员外一看，欢乐一半，才上来只肯八两银子，回头我说说苦话，加我二两，十两银子，我卖身契总写好了格，母亲啊！你只要去画个字么，这遭拿到银子家来么，就好帮爹爹看病格。叫声：“亲娘啊！”

只要爹爹毛病得好转，也算到孩儿孝顺心。”

顾凤英闻听此言：“儿啊！万万不能，不要说十两，一百两，一千两，一万两，我总不卖你。”“母亲啊！如果不卖身么，爹爹毛病不得好，我卖了身，卖到银子帮父亲看病。母亲，你不要担心我哇，我格亲娘啊，

你不要认为孩儿年纪轻，我小小灯笼肚里明。

我家家住何方，我总晓得来哪里格，我肇到员外家去么，你不要担心我受罪，我早晚勤力点，惹员外欢喜点，这遭到过年么守岁银子好多嘎点，回头么我带把父母好用，母亲，还有个好事情来后间咧，母亲你也想不到。”“儿啊！蹲人家做书童也有好事体了？”“母亲你听我分析，我就想：他住陕西刘家庄，陕西干大格堂子，哪里买个书童总买不到，可保这个人家里没得格儿子啊，大概是买我家去做儿子格，要买我家去做儿子，格好事体来后间了，他倒一世蹲世上过咧，

只要等阎王出得勾魂票，我卷卷家当就动身。”

顾凤英挨儿子心倒说动了格，“儿啊！真正你要卖身救父啊，我个人不好养你呱，你家爹爹也有半份了，你要问问你家父亲，他如果同意格，你就去卖身，不同意就不要去。”安文亮病到底高功程？耳聋八灶经，耳朵听话总听不清，嘴里么作干，干了不得过。安寿保来到父亲面前，“爹爹啊！我去卖身果好呀？”安文亮曾听得清，当他说泡点茶吃吃果好？格他嘴里作干，欲得着，就点点头。“母亲，望啊，父亲同意格，来下点头咧。”

顾凤英闻听这一声，可要哭死又还魂。

“亲亲丈夫啊，

你拿这个倒头头么点一点，肇拆散我们母子两个人。”

“母亲啊，你不要哭嘎，快点走啊，如果员外一跑啦得，这遭不妥妥啊？”

不管母亲肯不肯，拿个亲娘拖了就动身。

一到了招商客店，王老板见小姐来了格，拿刘员外喊得来，刘员外就说：“小姐，你果愿意拿儿子卖把我？”“哪眼热卖儿子来，叫穷起来无奈，没办法才拿儿子对外卖。”“格能格，既然同意格，你家儿子卖身契总写好了格，你只要画嘎一个字，我拿十两银子把你啊。”顾凤英不得过哇，没办法，硬住头皮，到高头画起字来，员外拿了十两银子交把安寿保，安寿保拿十两银子对手中一托，对母亲面前一跪，“母亲啊，这是我格卖身银子，你赶紧拿家去，请嘎一个郎中，把爹爹看病，

父亲毛病得好转，孩儿想想也开心。

母亲，假使有不测之事，我格亲娘啊，你要花嘎一两银子么帮爹爹买衣服，肇花嘎点银子啊买棺木。我格亲娘啊，

你也帮我家爹爹么买块坟堂地，将来儿子家来好上父坟。

我格母亲啊，你多到银子么做盘缠，早点回转洞庭村。”

顾凤英闻听这一声，如同天打一雷阵。

一把拿儿子深深来捧住，心肝喊了不绝声。

哭泪叫声：“心肝啊！

我过咱养到你儿子当块金，包包撮撮长成人。

指望养儿防身老，哪晓竹篮打水一场空。

我格心肝啊！今朝我们母子两个来分别，

肇不晓得格何年何月再相逢。

我格心肝啊！我十月怀胎带了你，三年乳哺枉劳心。”

公子哭泪叫声：“亲娘啊！你不好打算盘么，

养到儿子沿小关节重，三五六岁丧残生。

我格亲娘啊！你要多吃饭来少思量，不要拿儿子挂在心。

我格亲娘啊！你要把身体来想坏，哪做端汤奉茶人？

亲娘啊！你拿爹爹毛病来看好哇，你们夫妻合合好么，

三年二载生到个小弟弟，好拿我当做路边人。

我格亲娘啊！今朝受你儿子拜三拜，我也做不到么养老送终人。

公子眼泪抛，小姐来杠哭嚎啕。母子来分别，痛处割一刀。

顾凤英哭得朝前撑，员外也听了泪纷纷。

刘员外听了不得过哇，跑到旁边擦擦眼泪，这个小朋友多好，赶紧带他走哇！拿饭店房钱一一如一，算了冰清玉洁，叫了一部车子，赶紧跟我家去。

带了公子朝前撑，急急忙忙就动身。

一走走到半路上，刘员外就说：“安寿保，我告诉你真心话，我要真正买书童么，我有万贯家财，我到哪里买不到哇。我连找三房夫人，今年我六十二岁，没得格男，没得格女哇，我想想不得过，

万贯家财成何用，忙到头来一场空。

我要想出来买到一个好儿子，出来访了三年，都没有访到我中意格。今朝我看到你这位公子，我格外开心，

一心拿你作为螟蛉子，不知你小朋友肯不肯？”

安寿保一听，喜之不尽，

跑到前间忙改口，干父连叫两三声。

刘员外第一次听见叫父亲，格个开心了不得了哇。

嘴呲了像北瓜花，欢欢喜喜回家转。

来到员外家大前门，他家三房夫人出来迎接，“员外，你出去三年，买儿子到底果曾买到？”“夫人，我买格儿子好了，儿啊，赶紧出来叫母亲。”

赶紧出来忙行礼，亲娘叫啦两三声。

他家三房夫人对安寿保一看，欢乐一半。大奶奶就说：“员外，这个儿子果是买把我嘎。”二奶奶说：“不，买把我格。”三奶奶说：“买把我格，你们总不要争，你们来我家数年春，破血不曾生，绝得员外格后代根，才拿我三奶奶娶过门，我最小哇，这个儿子要把我才好。”员外一想，不得了了呱，早晚得要争么，买嘎三个儿子，又好分，又不要争。肇该个儿子怎弄咧？大奶奶、二奶奶就说：“员外，平时对三奶奶最好，我们姐妹两个不作吵，今朝这干好格儿子你要分分好了，分不好，我们姐妹两个作吵。

掂掂锅子掼掼盆，大家日脚过不成。

员外一想，格倒为了难了哇。眼睛一鞭，肚里翻腔，“能格，要儿子分了好格，你们三人今朝坐夜不能困，帮我做双换花鞋子，每人做一双。明朝到天明已亮，摆了菩萨台高头，烧香点烛，教儿子呢，拜拜菩萨，然后去望，望到哪个做格绣花鞋子最好，拿了哪一双，哪是他格母亲。恐怕我做事不公平，菩萨做证，总归做事公平格。”“对格，对格，对格，菩萨做证。”

一夜五更不必表，三双花鞋做完。

天明已亮么，对菩萨台高头一放，烧香点烛。格安寿保跪下来拜拜菩萨，员外就说：“儿啊，你去望啊，哪双鞋子做了最好，拿了哪一双，哪就你格母亲。”安寿保不愧是安国星下界，心就想：我如果认了一个母亲，还有两个母亲要生气。公子懂事了，一个旋风冲上去，像照猪八戒抢苹果差不多，一捧就总捧住得格，

不要争来不要分，都是我格老母亲，

员外闻听笑盈盈，称赞儿子有才人。

三房夫人更加高兴，特别格大奶奶，一跳八丈高，“员外，菩萨做公证格，我们大家总有份格，总有份格。我是大老倌，要等我先带。”二奶奶就说：“格么你带几天啊？”“这干好格儿子我带一天带得适意了，我起码要带到三天，才有把你咧。”二奶奶说：“好格，三天带下

来轮到我了哇。”三奶奶就说：“你扩备带几天？”“格我比大奶奶欢喜他，我起码要带到三个月才过瘾咧。”三奶奶说：“好，你带下来肇轮到我。”员外一想：三奶奶最尖钻，要问问她咧。“三奶奶，你扩备带多少辰光？”“有句古话格呢，要得巧，到临了。临到我哇，格你们没得项了，我起码拿我家这儿子要带到寻媳妇，要等到抱孙子才有把你们咧。”员外一想：格不好，我买了了不得，点总没得格。“你们不要争，也等我来分。十天当中，你们每人带三天，三三九天，我老头子买了了不得，弄嘎一夜，陪我焐焐脚。你们说可好？”“好好，我们总带三天，你就带一天。”

讲讲说说多欢乐，争论没得半毫分。

员外就说：“儿啊，你肇蹲我家，你要依我家姓，我帮你呢要改名，你不能再姓安，改名叫做刘天毕，小书房内念五经。

肇走这辰光对底讲，就不讲安寿保了格，要讲刘天毕。安寿保改名叫刘天毕，来陕西刘家庄刘员外家落脚。

也算得到安身处，再谈夫妻两个人。

再谈到顾凤英跟安文亮。安文亮啊，叫配他妻离子散。儿子不卖，他毛病不得好，儿子一卖，顾凤英请郎中，不过花了二两银子，弄点药给他一吃，一天比一天好哇。不曾有几天，恢复了八成账。看不见儿子安寿保么，肇就问：“夫人，往常我家儿子寿保，脚前脚后，脚左脚右，我最近怎看不见格儿子格呀？”“丈夫啊，你要看儿子我拿把你望啊。”拿个银子对手中一托，“丈夫，这个就是儿子啊。”“不嘎，格不是银子啊？”“银子就是儿子，儿子就是银子。”“不嘎，底高银子就是儿子，儿子就是银子？”顾凤英叫声：“丈夫啊！”

上下同你来相讲，不伤身来也伤心。

儿子孝顺了，卖身救父啊，卖到陕西刘家庄，到刘员外家做书童去了格。”

安文亮闻听这一声，如同天打一雷阵。

执手指指：“你得了哇！拿我儿子卖了走，绝得我安家后代根，我叫你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还到我儿人一个，一笔勾销莫谈论。

还不到我儿香烟后，我你拆散夫妻结发情。”

肇撒野，背起顾凤英就打，

打一记来骂一声，拿她赶了就动身。

顾凤英不得过，挨丈夫安文亮赶出关帝庙。

擦擦眼泪站起身，要寻访儿子后代根。

顾凤英不走不关事。顾凤英一走，不得接妥。关帝菩萨奉玉皇大帝旨意，要让安文亮吃尽苦中之苦，配他妻离子散。儿子卖啦得散啦得格，格么，夫人不曾得散，打发小将周仓，“放火，替我烧关帝庙，拿关帝庙着啦得，等安文亮吓溜啦得，肇顾凤英家来寻不到丈夫，这遭夫妻就拆散啦得格。”小将周仓一到半夜辰光，

点起南方丙丁火，火势腾腾怕坏人。

安文亮挨火光惊醒，抬头一望，火烧了旺荡荡，放趟子就溜。好了溜了哨，不曾挨烧得死，浑身总烫坏了。公子抱头痛哭嘎，“不得了了呱，

我前百世做了么多少孽，今世里苦到干功程。

我这阳日三间日子么不愿过，只愿死来不愿生。”

正好路旁边一棵弯膀郎树，安文亮想想难过，搬块石头，石头上垛小石头，人对小石头上一撑，腰带解下来，对格弯膀郎树上一绕，打起一个相思扣结，头要对里伸。生怕生死怕死，不得了了呱，

这相思扣外间是天堂路，相思扣里间是地狱门。

公子来杠寻短见，想到儿子后代根。

想到个儿子安寿保，眼泪不得干。“我格心肝啊！”

我们肇今生今世也会不到，肇只好梦里三更会鬼魂。”

哭嘎哭，气对心上郁，狠狠心肠，头对里一伸，脚一踢，小石头对旁半间一滚，一口冤气对上喷。

一盏孤灯渐渐熄，到底可有救命人？

文曲星君不该死，来了一个救命人。

哪个？熊铁嘴，家住江西南昌府熊家寨。熊铁嘴是做底高格呢？打卦测字算命格，来天长县做生意，因为天长县是个繁华之地，生意也好，银子赚了不少。格天坐夜对家跑，拿银子送家去格。往常走杠跑惯了格，从来不撞头，不晓格天子暗星，安文亮来下上吊。熊铁嘴眼睛一蒙，只顾朝前冲，哪晓撞起一撞，碰的隆叮咚，一个倒栽葱，跌得头朝西脚朝东。眼睛睁开一望，一个人来下直荡直荡。啊呀！一个吊杀鬼，熊先生算胆大格。啊呀！怎有个人来堂上吊格？走到他身边，心口头摸摸，心口头别嘎别，阳气也不曾息，“才上吊格，可保有救。”这遭拿他抱住得，走上间救下来，带捶带拍嘎。

人不伤心心不死，捶捶拍拍转还魂。

安文亮一醒，嘴里来下说胡话：“阎王怎又不收我呀？”熊铁嘴执手指指：“你这个后生家，我倒不是说你咧，赎蹲世上捱，不要对土里埋；阎王不捉你，你倒想发小鬼财咧。

有话同我来相讲，做你格消愁解闷人。

你家住何方？姓甚名谁？为底高年纪轻轻，要蹲堂上吊？”“我家住了远了，江西南昌府北门洞庭村，我姓安，名叫安文亮。”“啊呀，原来是大少爷，

抬起头来望望清，你可认得我当身。”

安文亮对他一望，“你不是熊先生？”“安少爷，你家住洞庭村，我家住熊家寨，我们前后只隔三个埭。你怎思量到寻短见格呀，快点跟我家去。

一把背住公子手，哪还耽搁片时辰。

走路上跑么，安文亮就问，“熊先生，到底这个人，可有格命？”“格怎没得命。”“你倒帮我算算看，看看我格命可好？”“好格，你属底高呀？”“我属老水牛格呢”“啊呀！牛就牛，也有底高老水牛对小水牛咧，真真，多大格牛？”“二十七岁格牛？”“几时生日？”“十月初三戌时生格。”“能呢，我来帮你掐八字看。二十七岁格牛，十月初三戌时生格，说癸丑年，甲申月癸亥日壬戌时，男看三方，女看四正，你有金有木，有水有火。缺少土，五行不全，四行坐命，六岁行庚，你家父母如何？”“先生，你照命中算。”“我说得好，你不要笑；说得不好，请你不要见恼。说戌时生得巧，

你家父母亡得早，这个八字才算好。”

“先生，对格，我家父母双亡。”“格你家弟兄几个呀？”“先生，你也照命中算。”“说戌时生得真，

高山上特估长两根，你家生到弟兄两个人。”

“先生，不假，我家还有个兄弟。

提到兄弟人一个，是个嫌贫爱富人。

你帮我算算今后运气怎样呀？”“我帮你算算看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，啊呀！不得了哇，运气意丑了，罗计星值年，白虎星临头。说罗啊罗，计啊计，请你不能着气；着着气，弄不好，只好死了成膈气。

罗计过去白虎来，你家可保破大财。”

“先生，不要谈，家遭天火三次，烧了寸草无根，来寒窑落难。进京赶考没得银子，问兄

弟借银子，没有借到，还是弟媳妇心量好，借银子把我进京赶考。来到天长县落难，挨贼子偷啦得，我就躁起一场病来。来关帝庙，哪晓得我家夫人不把我晓得，拿我儿子总卖啦得。半夜辰光，关帝庙着火，我肇想想不得过么，我寻短见格。

不是先生来搭救，我哪里有条命残生。”

“安少爷，你不要难过，人么总归有一段星宿格，作兴就交到好运格。”“先生，我到哪年好交运？”“我帮你算，二十七岁到三十五岁，啊呀！这几年运气丑了，要吃大苦。三十五到四十五，好运来了呱，三十五到四十五之间，交到南方丁火运，丁财两旺。你到五九四十五岁春，稳中头名状元身。四十五到六十，这几年当中顺局格，有高官禄位，大富大贵。老运不丑，高寿好活到九十九。”安文亮就说：“先生，我要真正有干好格命么，

等我有了高官并禄位，不忘先生救命恩。”

讲讲说朝前撑，南昌府到面前呈。

一到南昌府三岔路口，熊先生就说：“安少爷，我家住熊家寨，你家住洞庭村，我们不同路，你要听我格话了。听人劝一劝，错只错一半。家去慢慢熬，过了这个几年，将来你就享福格，我们就此分别。”

肇弯腰作揖打个恭，一个南来一个东。

安文亮作孽格，没得旁的地方去，还只好到寒窑落难，拿窑门一开，霉气对外栽。

里间结得蜘蛛网，堂灰捣搔半寸深。

打扫打扫哇，格么困哪里咧？没得床，乱稻草哇，铺了地落，也有两块老棉絮，一垫一盖，就该筛子干大两块，哪困得着？

翻来覆去困不着，金鸡三叫又天明。

说人无头儿不能走，鸟无翅儿不能飞，落难之中望亲人。安文亮走投无路，一想：我也只有去问兄弟啊，同他讲讲，可好再借点银子把我，我二次进京，我还要赶考。

急急走来急急奔，西庄到了面前呈。

这下子守门安童不是进宝了哇，叫安能，这个安能坏了。抬头千重计，低头万重谋。望见安文亮来了，见他现在穷了，就瞧不起他，不叫他大少爷嘎，“安文亮啊！你到我家来做底高？”安文亮一听，啊呀，人真正不好穷，安童总瞧不起我。不要问他，名字为大，“安能，我来没得旁的事体，我来问我家兄弟借银子，我要进京赶考。”“蹲堂等等。”安能来到里间，安文秀来下算账，“二少爷，你家哥哥又来问你借银子喽。”安文秀一听，脸么一落，“我家这穷鬼哥哥，又来跟我绞正，这个穷坑啊，填不满呱。安能，你对他说，就说呢，我今朝不来家，叫他到明朝来，我拿银子借把他。你肇今朝帮坐夜，用松枝桃柴，硫磺火硝，拿他格寒窑哇，

替我点起一把无情火，拿我穷鬼哥哥丧残生。

烧烧烛来点点香，叫他早死一天好一天。”

格主仆来下丧良心，门外有个善心人。

进宝安童恰好走杠经过，静耳一听，吓啦大半条命。

急急走来急急奔，走上小姐绣楼门。

走到周凯云绣楼，“主母娘娘，不得了了格，祸从天降，

总说祸事天干大，祸比高天矮二分。”

“进宝，到底出得底高事体？”我们讲经，不要重三倒四，进宝把前后经过拿起来一说。

周凯云闻听这一声，骂声丈夫不算人。

亲亲丈夫啊！不看金刚看佛面，不看鱼情看水情。

同胞姐妹看娘面，你们千朵桃花啊一树生。

“进宝，进宝，我们要做做好事积积德，救救伯伯命残生。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前回

我把银子借把我家伯伯格，大概进京辰光，不是弄抛啦得，挨强盗抢啦得，就是被人家偷啦得，不呢，他不会家来又借银子呱。进宝，肇要说银子么，我没得了呱。我头上有金银首饰，我统统探下来，你赶紧送到寒窑，叫我家伯伯不能蹲杠，拿金银首饰到街上典当里去当。

当嘎二百两雪花银，好到京都跳龙门。

求到功名回家转，家来杀了兄弟黑良心。

进宝闻听这一声，主母娘娘真是善心人。

进宝拿了金银首饰，

急急走来急急奔，要做通风报信人。

一跑到寒窑，敲敲门：“大少爷，快点开门。”安文亮拿门一开，“进宝来做底高？”“做底高哇，你也蹲堂做梦，

这个寒窑里间不能蹲，你赶紧上京都去跳龙门。

你可晓得你家兄弟要放火拿你烧杀得嘎，好了挨我听见，我同你家弟媳妇一讲，金银首饰嘎总把我拿得来格，叫你赶紧进京赶考哇。”安文亮闻听此言，更加感动，“我格弟媳妇啊，

格世上善人么多得很，哪像照我家弟媳妇好良心。

进宝，你帮我带句话家去，我安文亮受人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

等我有了高官并禄位，刷肉烧香不忘恩。”

“大少爷，快点走哇，肇不走，他们一歇来放火，就不得了。”主仆洒泪而别。安文亮走到天明已亮，来到街坊，走到隆兴典当店，把金银首饰拿起来一当，典到一百两银子。

带了银子朝前撑，长江边到面前呈。

一到长江边么，要过摆渡，准备拿点散碎银子出来把摆渡钱格，到怀里一扑，空笃笃，银子没着落。银子上哪去格？棺材袋袋通格，他又不望望，哪晓慢慢跑，肇个银子走个洞洞里，霍落霍落对下漏，倒总漏啦得格。

公子想不到雪花银，果要躁死又还魂。

对长江边一伏，嚅嚅突突就哭，哭泪叫声：“苍天啊！不得了了呱，不得了了呱，

破屋又遭连夜雨，破船遇上顶头风。

苍天啊！人家说风来成单，雨来成双，

霜来又打浮根草，霉来总是我倒霉人。

苍天啊！

我失了黄金么也微小可，我怎对得起弟媳女千金。

哭泪叫声：“苍天啊！

我这个日子么也不愿过哇，我情愿来投海送残生。”

公子狠狠心肠，走圩岸上对下一跳。

公子跳入长江中，只见波浪不见人。

东海龙王敖广，心血来潮，掐指一算，已晓一半，不得了，文曲星来下遭难。

文曲星君身丧命，我东海龙王做不成。

跟手打发巡海夜叉，寻到安文亮格尸首，拿他托出水面，

乘浪余来朝前飘，来了一位老人。

这位老大人家住何方？姓甚名谁？听小学生下文讲来。这位老大人家住安徽，其人姓徐，名叫徐进。他是府台之职，来京都皇城放考格。格天子打转，一早哇，来船头上小解，望见河里有东西余得来格，吩咐校尉官，“校尉望望河里底高东西余得来格，弄篙子钩起来看望看。”篙子上格铁弯钩一钩，钩了安文亮格衣裳高头，背背重镇镇格。一个人弄不动，两三

个人做对手，一背背上来一望，啊呀！一个死人。老人胆大，到他心口头摸摸，心口头别嘎别，阳气也不曾息，落得河里不曾有多少辰光，“有救格，大家来帮做对手。”头朝底，脚朝上，颠倒熟，一捶一拍，冷水对外直冒，总冒出来格。

大人委该良心好，公子救了转还魂。

安文亮么还魂转，腾空站起身。

行走么两三步，枯木又逢春。

公子跪了平基板，救命恩人口内称。

“你这位公子不须客气，快点起来。你家住何方？姓甚名谁？你从何方而来？到何方而去？你怎跌到这河里格呀？”

有话同我来相讲，做你消愁解闷人。”

叫声：“大人啊！”

人家总说黄连苦，我比格黄连啊苦三分。”

前后经过说完成，腮边止不住泪纷纷。

老人就说：“安公子，你不必难过，你格命苦了，有家难归，有国难投。要说进京赶考么，考期总过了呱，状元总点啦得格，我才走京都皇城打转格。”

也要等啦三年整，好将纸笔跳龙门。”

公子闻听这一声，腮边止不住泪纷纷。

“不得了了哇，

江湖落难三年整，我晓得果有命残生。”

“安公子，你不要难过，我家儿子徐龙，今年七岁，也没有请先生，真正没堂子去，你到我家去。

教我家儿子把书念，算他恩师老先生。”

肇徐大人拿安文亮带到家中，教他家儿子徐龙。徐龙七岁，安文亮就教他读书。

也算得到安身处，此言丢开后谈论。

肇要等到什么时候再讲安文亮？要等他家卖身儿子安寿保长大成人，中了状元，封为当今驸马。安文亮进京赶考，中状元，中了儿子安寿保手里格，要等啦十八载，再谈安文亮。

不谈公子得到安身处，再谈小姐落难人。

再谈小姐顾凤英，一到了招商客店，就问王老板：“王老板，我家儿子可曾走？”“你这个女子，到能咱也望儿子，老早走了呱。”

顾凤英闻听这一声，可要哭死又还魂。

要说能咱到陕西去寻儿子，丈夫来关帝庙，我也不放心；要说上关帝庙去么，我没有寻到儿子，丈夫他又不认我。左思右想，我不如到关帝庙，同丈夫商议商议，夫妻两个一齐到陕西去寻儿子。她也不晓得关帝庙挨着啦得格。跑到关帝庙一望，关帝庙挨烧啦得格，顾凤英只当丈夫挨烧煞得格咧，对杠一伏，嚅嚅突突就哭，跑路格人走杠经过，就劝她，“小姐，你蹲堂哭底高呀？”“我家丈夫来这关帝庙，关帝庙着火哇，我家丈夫可保挨烧杀得格。”“小姐，你不要难过，如果你家丈夫挨烧杀得，他有尸首来堂，你寻尸首；寻不到尸首，他肯定溜走了，不曾挨烧得死。”顾凤英打开灰路一望，尸首没得项。心里就想，我家丈夫上哪去格呀？可保回转洞庭村格，要说能咱家去么，我不曾寻到儿子，丈夫又不认我，罢了罢了，我还是个人去寻儿子拉倒。

擦擦眼泪就动身，哪还耽搁赶路程。

那一天走到山西，来个阳关大道，突然腹中疼痛。为底高腹中疼痛？顾凤英小姐跟安文亮进京赶考哇，身有六甲怀孕，十月满足，瓜熟蒂落，要生产了。格个肚子痛起来不得过哇！

骑马坐船三分命，女子生产欠时辰。

一阵痛来痛过死，一阵痛来痛过昏。

顾凤英捧住格肚子蹲下哭嘎：“心肝，你早不分身，晚不分身，你到这个时候分身。”抬头一望，看见个马车棚，来格西北上，“我不如蹲这马车棚里产子么。”来到马车棚里间，拿腰带解下来。

连痛三个紧痛阵，生下一位小官人。

作孽了，催生婆总没得嘎，自己拿脐带掐断了，拿罗裙撕下一幅，拿小孩包好勒格，捧住个儿子就哭：“我格心肝啊！”

你也苦么我也苦，苦只苦我们母子两个人。

心肝孩儿啊！我一心带你到陕西去，我鞋尖足小步难行。

我就把你丢这个马车棚里，有人把你抱家去，就算你福气；如果没得哪抱家去，只怪你投胎投错了。我走了哇！”走出骑跨只有二十步，小孩哇拉哇拉哭嘎。

自家身上落下来格肉，挨他哭得心上像突粥。

格果跑得向前？

跑三步，退三步，回头又看，  
哭一声，我孩儿，苦命娇生。  
你母亲，在车棚，也无办法，  
我只好，写血书，自去逃生。  
将布衣，扯一块，摆在尘地，  
将指头，咬碎了，鲜血淋淋。  
上写着，顾凤英，顿首百拜，  
多拜上，路途中，过往之人。  
我丈夫，安文亮，黉门秀才，  
家住在，南昌府，洞庭庄村。  
因皇上，开南选，去跳龙门，  
带来了，妻和子，一同进京。  
只因为，关帝庙，夫妻拆散，  
我无奈，上陕西，去把儿寻。  
今来到，马车棚，产下一子，  
名叫做，安禄金，第二娇生。  
格下文，有我儿，年庚八字，  
是二月，初八日，子时降生。  
他母亲，发狠心，咬下牙痕，  
左膀上，咬一口，牙痕为凭。  
我有心，将血书，多写几句，  
我这个绫又短，血又干，字不分清。  
若有人，将我儿，抚养长大，  
到久后，得相逢，我不忘你恩。  
格张血书写完成，指头也咬了碎纷纷。

擦擦么眼泪，拿血书吹了有点冷余干，折折好对官官怀里一塞，“儿啊！哪个拿你抱家去么，望到这个血书，你家父母叫底高？家住何方？为底高来这个堂子产子？你叫底高哇？几时生日？高头总有格。”顾凤英拿官官左膀捞起来，就咬紧牙关，照准他格左膀，拗起来一

口，咬起个牙印子，小孩哇啦哇啦哭。

所以宝卷叫做《牙痕记》，万古流传到如今。

“儿啊！你不要哭嘎，不是母亲心狠，我也叫没得办法，我格心肝啊！恐怕你长大了么，我们母子两个跑跑么，如果看见不认得，这个牙痕印子好作为凭，儿啊！我肇走了哇。”

擦擦眼泪就动身，不管儿子死和生。

不谈顾凤英拿儿子丢了马车棚里，到陕西去寻长子安寿保哇，单谈顾凤英。这产下来格儿子来历大了，乃是西天武曲星下界，当方土地半条命总吓啦得格，所以我们要敬土地菩萨。当方土地当方灵，土地是他格救命人，跟城隍菩萨商议，“城隍菩萨，不得了了呱，武曲星产了马车棚里，野中牲多了。

拿武曲星君身丧命，我们城隍土地也做不成。”

“赶紧，我们救武曲星君。”城隍跟土地，每人打一盏灯笼火，到了马车棚照了天总红格，这个不是凡火，这是神火，格么这马车棚是哪家格？山西北门有个王家庄，是王员外家格。王员外有万贯家财，今年六十二岁，连找三房夫人，男花女花总不曾生。大奶奶赵氏肇拿个内侄叫赵宝沿小带家来，想得这王家格家当。二奶奶张氏，破血不曾生。又找一个三奶奶蒋氏，

蒋氏结婚数年春，男花女花未曾生。

员外么闷闷不乐，来阳台上么散散心。四个安童来下陪他格，对西北上一望，看见火光冲天，“啊呀！安童，不得了，格不是我家马车棚来下着火？你们这些奴才，出去收租要账，大概苛刻了穷人，穷人跟我家做对，放火烧我家马车棚，让我家明年不好栽稻。安童，万贯家财成何用，我又没得格男，没得格女，忙到头来一场空。安童，我们去拿马车棚里火救熄得嘎，你们明朝到天明已亮，挨家挨户同人家说明了，穷人家借我家多少钱，借我家多少粮，种了我家多少田，我家一分总不要哇。

租田当作自产种，本利不收半毫分。

只要不跟我家做对，

我譬如修子又修孙，救救贫苦落难人。”

“好格，我们去救火。”每人拿一只水桶，走个圩岸上对杠跑，越跑火越近，越跑火越近，跑到杠点也不着嘎，格倒奇事，不是哪一个人看见格，干大格火上哪去格？安童跑到马车棚里间，一个小孩才分身格。“员外，来望啊，这官官多发禄格，才分身格，血脉也不曾干。”王员外拿官官抱到手里，一望还是个男孩儿，“阿弥陀佛，

该应老朽不绝后，天送一子后代根。

安童，我拿这个抱家去当儿子了，你们不能说拾到格。”“员外，说谎么有几种说法格。会说格，说圆罗罗谎；不会说，说长牵牵谎；最不会说谎，叫说忒节谎。说谎说忒节，弄不好只好歇。最好呢，花嘎一百两银子，到大王庄请格王奶奶，

王奶奶头毛长发得黄，催起生来老在行。

就说老太太昏头养格，不嘎，哪个不相信。”员外一想：好倒好格，我不是一房夫人，我三房夫人。要说把大奶奶赵氏，大奶奶把内侄赵宝带家来当儿子格，这个儿子把他，可保不好；要说把三奶奶蒋氏，三奶奶年纪又轻，做事不当心，心又狠，儿子把他要受罪；也只有我家二奶奶张氏，人又贤德，说话又和气。安童就说：“员外，愣忖你家二奶奶好，拿我们总当自家人，对我们再好不过。”员外一想：我就决定拿这个儿子，把我家二奶奶当儿子。”

急急走来急急奔，哪还耽搁转家门。

一到家么，总半夜朝点后喽，走到二奶奶房间身边敲敲门。二奶奶说：“哪个？”“我是员外来勒格，你快点开门。”二奶奶走床上起来，荧灯火一上，拿门一开，员外对里直裁，鞋子

总不脱，对二奶奶床上一通，二奶奶张氏就说：“员外，你可保老改变，你死了鞋子总不脱，对床上直通，弄了人总脏杀得。”“二奶奶，你来望啊，这官官发禄格，把我做儿子了。”张氏望望官官，看了欢喜了，“员外，这官官走哪里抱得来格？”“我到马车棚救火，不晓哪生了杠块格，我拿他抱家来么，把你做儿子。”张氏就说：“员外，把我做儿子么，好是好格，不过有个大奶奶、三奶奶，弄不好，她们着不得嘎。”员外说：“不要紧，我会想办法格。”“不嘎，你有底高主意？”“我出了个主意，是土地菩萨死儿子，绝妙主意，人也好煞得格，你要依我了，弄点老棉絮，对肚子上绑绑，绑了肚子咕咕响，等人家看看象照要养，明朝呢，走大奶奶跟三奶奶面前一跑哇，等她们来看见，当你有怀孕紧随身。”“员外，格我晓得果弄得象？”“试试看。”肇弄点老棉絮，对肚子上一绑，绑了肚子鼓鼓显，看看等等险要养，“二院君，你倒跑起来把我望看可象？”二奶奶又不曾带格身子，她哪会跑？跑起又哨，而且起跳，手么捧住肚子，“不好，不好，要抛，要抛，要抛。”“啊呀！你做梦，哪家带身子像这腔调跑嘎。”“不嘎，格带身子跑也有讲究啊？”“格怎没讲究啊，我常看见人家带身子格妇女，我就眼热，格跑起来格腔调我告诉你，

走起路来撑啊撑，说起话来哼啊哼。

肚子倒有箩口大，八幅头罗裙后开门。

“格跑起来不像害病啊。”“就要格种景子跑哇，才像样了。”肇一跑一钉，像照害病。“蛮像格，蛮像格。”“员外，我这大肚子要装几天？”“时间不好长，如果官官一哭，弄不好只好歇作。”

大肚子装嘎三天整，拿催生婆奶奶接进门。

人家说十月怀胎啊，要带十个月。她这个哨了，比人家温床间育苗也哨点，只有三天。肇到第二天天已亮，蹲大奶奶、三奶奶面前一跑，三奶奶眼睛一斜，蹲下叫：“大姐，大姐，望啊，奇事。昨日二奶奶肚子瘪笃笃，今朝肚子鼓鼓显，像照等等险要养。”大奶奶说：“不好哇，妹妹，弄不好员外来哪里抱格野种，可保家来瞒我们呱？”三奶奶就说：“大奶奶，不要紧，这干大格肚子，顶多来这天把两天，催生婆奶奶要来催生，我们蹲家不要跑，跟她进去，如果二奶奶是真种，跟她拉倒，如果是抱格野种家来瞒我们格，格对她不肯歇，我们不上吊也寻绳——

楦楦锅子掼掼盆，大家日脚过不成。

就这种样子跟他搞，惹员外发躁。”“对格，跟他搞，我蹲家等，肇要得稳，通了家等。”像癞猫一步不跑，也曾有三天。到了第二天，员外蹲下喊起来格“安童梅香，我家二院君要生产，赶紧到大王庄，拿王奶奶请得来。”

安童办事可真能，催生婆奶奶请进门。

大奶奶跟三奶奶赶哨也来了格，员外蹲门口拦门把守，“不嘎，你们来望底高？”“员外，二奶奶难得生产，我们是姐妹道理，我们进去不关事。如果一歇官官分身格辰光，假使她肚子痛么，我们也好帮安慰安慰，也好呢绞把毛巾帮她揩揩汗。”“喜欢，二娘娘头生子，多一个人望，要多养一天，你们两个冤家来望，养上两天，不痛煞得，替我死走。”拿门一关，三奶奶说：“大姐，肇望底高咧？”“不要紧，门关起来就看不见，好走门罅罅里对里间望格呢。”员外也促狭，两个冤家不晓可偷看了，我倒走门罅罅里对外望望看，一个对里望，一个对外望，两个眼乌珠一碰面。

啊呀！当真来下偷看咧，“安童梅香，翻箱倒笼，帮拿棉单总捧出来，替我拿窗子啊、门啊，统统总糊起来，肇看她们可看见。”催生婆王奶奶就说：“员外，你不要搞哇，人家这腔调说法格，头生子啊，多一个人望，要多养一天。其实不关事。”“奶奶，你不懂。”“底高？我不懂啊，我十八岁开始接生，今年五十八岁，我怎不懂啊？”“不，你坐坐。”员外把一百两银子

拿得来，“奶奶，这点银子，送把你，你奶奶家去么，把老老买酒吃不醉，买茶不解渴，弄点旱烟敲敲，弄点潮烟烧烧。

“送上千多银子把我做底高呀？”“我不是真正喊你接生呱，我来喊你做做排场格，我家二院君，她没有带身子，我弄格老棉絮，绑了她肚子高头。”“不嘎，老棉絮绑了肚子高头，喊我来做底高咯？”“你听我说格，马车棚里一个官官我抱家来格，准备把二院君么当儿子，恐怕大奶奶、三奶奶不服，我肇弄这个阴促办法格。”“这回事，员外，你也不要犟，我一来装起来就蛮像。”王奶奶走到床身边，同张氏就说：“我帮人家接生，格官官要分身格辰光，肚子痛了不得过，总喊痛呱，你也要喊喊了。”张氏就说：“员外，怎样喊法子啊？”“不嘎，你多呆啊，喊总不会喊，就喊啊呀！痛煞得格，痛煞得格，总不会。”张氏没得办法，硬住头皮，你只要想，眼睛一闭，嘴一张，蹲杠出劲喊，“啊咿喂！痛杀得格，痛杀得格，倒头员外你害人，害人。”王奶奶呢：

“恭喜员外多有福，养格官官肥头胖耳朵。

到了三朝就会吃米粥，一吃而且一霍落。”

员外一看笑盈盈，可要欢乐八九分。

大奶奶跟三奶奶，来门外间倒听见了，三奶奶：“大姐，你可听见，里间来下促把戏了哇，弄不好抱了野种，瞒我们格，拿我们关门外间。”“不要紧格，妹妹，丑媳妇不得不不见公婆，到三朝日子么，他总归要抱出来呢，要解怀，如果是真种，二奶奶有奶格，她怀解得开来格，如果是野种，她怀解不开来，没得格奶。”“你说格对，到三朝日子总归见分晓格。”格么，过起来快了，一到到三朝日子，二奶奶张氏拿官官抱出来，看格人多了。大奶奶呢，场面说好话，骨里丧良心，“妹妹，你养到格儿子多发禄格，把我呢，抱了望看望。”拿官官接过来，弄手到他屁股上一掐，官官倒哭起来够，“妹妹，官官肚里饿了格，可保要吃奶了哇。”

二奶奶闻听这一声，脸总红到耳后根。

三奶奶眼睛一斜：“大姐，望啊！像格，象格，脸上总红了格。”二奶奶么，望她们来杠做格式，心里有数格，格没得办法嘎，硬住头皮，拿怀解开来格，哪晓又没得格奶，奶头塞到官官嘴里，官官吸不到格奶么也要哭。大奶奶跟三奶奶看见了，怒从心起，一把背住员外，“你格老东西得了哇，抱个野种家来瞒我们咧，拿我们关门外间咧，”撒野背起员外来就打。

打一记来骂一声，头上敲到他足后跟。

吃耳光子带个嘴巴子，员外嘴总挨打坏了格，“夫人，我嘴总挨打坏了格。”“打坏了格，还打，还打。”三奶奶顶哨，你只要想拿员外打到底高功程？

帽子撕了剩只角，长褂子撕了碎纷纷。

胡子挨揪了剩几根，肇又擅锅子又掼盆。

琴铃空弄琴铃空，房屋也打了直隆通。

员外家里做打架，到底可有善心人？

武曲星君叫该应不落难，观音老母，号称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，端坐洛迦高山，心血来潮，掐指一算，“武曲星来下遭难了，我不搭救，何人搭救。”

大悲观音站起身，飘飘荡荡下凡尘。

一阵仙风，对王员外家一攻；仙风一散，对他家屋背高头一站。用杨枝净水对张氏头上一洒，张氏两个奶膀就鼓了蛮大，腾腾空倒有了奶了哇。官官吸到奶也不哭，也不喊。

员外抬头望了清，赛如拾到宝和珍。

“你们些八败命，扫帚星，你们望望是真种，还是野种？望啊，奶多了。”

大奶奶三奶奶来看见，气气闷闷上楼门。

气塌塌，就对楼上跑，肇不敢作吵了呱。格旁人不晓得么，员外他有数格。我家二院君

又不曾带身子，弄格老棉絮绑了肚子上格，支哪块有个奶格呀？大概我这儿子来历不凡，我来帮儿子取名字咧，

取名叫做王天赐，天送一子后代根。

天星下凡，长起来不难。

一周二岁娘怀抱，三周岁离母身。

五周六岁知冷暖，能言能语又聪明。

员外拿先生请家来，教公子读书。先生就问：“门生，你叫底高呀？”“我家父亲帮我取格名字啊，叫王天赐。”“来呀，这是乳名，我帮你取学名。”

学名叫做王应龙，小书房里念五经。

武曲星肇来王员外家落脚。

也算得到安身处，再谈小姐落难人。

肇谈顾凤英小姐，直奔陕西去寻儿子，因为才生产格，血么出了委该多。

拨动金莲朝前撑，可比黄连苦三分？

千里迢迢，路程遥远，翻山越岭，日子多难过哇。十指扒了血淋淋，吃尽千辛万苦。那一天走到陕西，来到格观音庙门口，因为身上血脉出了委该多，眼睛发花，头发昏。

一个跟斗栽了庙门口，哪晓得可有命残生？

正来这时，守门尼僧开山门，一望一个女子困了地落，抢三报哇，报与当家师知道。当家师赶紧出来呀，望她困了地落，身上总是格血嘎，把她搀到里间。

香汤沐浴洗个澡，浑身换了簇簇新。

抱了床上，弄姜汤把她服下去，昏迷一天一夜。顾凤英小姐醒过来格，眼睛睁开来一望，“啊呀！我怎来堂格呀？”当家师就说：“妹妹，你家住何方？姓甚名谁？你从何方而来？到何方而去？你身上怎有许多血格呀？”我们讲经不要重三倒四，顾凤英拿怎呢寻儿子格经过，来山西马车棚产子，从头至尾拿起来一说。当家师就说：“妹妹，说我格命苦，你格命也苦。你才生小孩呱，就出来乱跑哇，受尽风霜之苦，一旦产妇里得起病来，将来要害你一世了，看不好呱。你家儿子既然挨卖到陕西刘家庄，你不要出去找哇。我们出家尼僧，慈悲为重，你蹲堂好好养病，我打发徒子徒孙，大家出去帮你寻。”“师傅啊！格倒多谢你，

能够寻到儿子人一个，我一重恩报你九重恩。”

“小小此事，不要挂齿。”当家尼僧做好事，打发徒子徒孙，统统出去帮她寻儿子安寿保哇。陕西不是一个刘家庄，七十二个，挨家挨户问，哪晓得只有姓刘格，就没有访到姓安格。

一笔访了半年整，音信没得半毫分。

她们不晓得安寿保改了名字，叫刘天毕。你说访安寿保，倒哪块访得到。当家师就说：“妹妹，我帮你访了半年了哇，只有姓刘格，就没有姓安格。”

顾凤英闻听这一声，如同天打一雷阵。

叫声：“师傅啊！”

我寻不到儿子人一个，我也情愿不要哇命残生。”

当家师就说：“妹妹，不要伤心，我这观音庙哇，观音菩萨显灵，她格灵感大了，你到菩萨面前讨讨喜讯，请菩萨帮帮忙。”顾凤英来到观音菩萨面前，烧香点烛，拜拜观音菩萨：“观音神明，有灵有感，

保佑我寻到儿子人一个，我将来大香大烛了心愿。”

当家师就说：“妹妹，你来讨讨喜讯。”弄签筒一摇，一支签对下一抛。当家师拿起来一看，欢乐一半，“妹妹，恭喜你，第三十六签，上上签。”签诗拆开来一望，高头写格底高？“三

姓合一宗，以后必相逢。父子同鼎甲，日后果受皇封。”“师傅，这底高解说嘎？”“妹妹，我说把你听：‘三姓合一宗，’你家将来成为三姓。”顾凤英不晓得哪三姓，大众听经格已经听到了格，她家儿子安寿保卖身卖到刘员外家，本身姓安，刘员外替他改名叫刘天毕，果是两姓。来陕西马车棚产子，养到格儿子叫安禄金，王员外抱家去呢，取名叫王天赐，先生取学名叫王应龙，果是三姓。“‘以后必相逢’，妹妹，你不要担心，早晚一天，你们会会面格。‘父子同鼎甲’，你家这丈夫呢也不要担心，将来他运气好了，弄不好你家丈夫将来中状元，也是中你家儿子手里，叫父子同鼎甲。‘日后果受皇封’，将来你家有高官厚禄，大富大贵。”

顾凤英闻听这一声，谢天谢地谢神明。

等我有了高官并百禄，独修观音庙堂门。

当家师就说：“妹妹，你肇哪里总不要走，就蹲我堂块，一天三顿，有吃有困。”“师傅啊！格我只吃不做，哪对得起你们咯？我格针工蛮好格，我帮你们绣绣观音菩萨幔子可好呀？”“格顶好哇，我堂块就推板个绣观音菩萨幔子格。”顾凤英格针工好了，绣格观音菩萨幔子，绣了活落活样啊，就赛活格一样，人人看了见爱哇。肇来观音庙里落难，也算得到安身处，此言丢开后谈论。

再谈陕西知府叫徐洪基。徐洪基老人，同缘宋氏夫人，没有生到儿子，就生到一位小姐，小姐名叫徐素梅，胜如仙女下凡尘。那天小姐来绣楼更衣，啊晓换衣裳不当心，露了个风，

小姐得了风寒症，寒寒热热紧缠身。

请郎中帮她看，吃药如喝水，化纸如退鬼，毛病不得好，老太太就想了哇：我家这宝贝女儿，也不晓得格底高古怪病，这个毛病怎不好格呀，不要问她，到观音庙去求求菩萨格。来到观音庙弄点仙丹回来，弄开水一漂，小姐一吃，毛病好了蛮俏，毛病好了格。老太太就说：“女儿，你前日得病，观音菩萨显灵，帮拿毛病看好了格，二月十九，观音菩萨圣诞，你要备好香烛纸马，

观音庙里还还愿，报报圣人一重恩。

“母亲，我晓得格。”备好香烛纸马，到二月十九，

小姐跟手站起身，梅香跟了紧随身。

到了观音庙，烧香点烛，跪下来头就直凿，“观音神明啊！我前日许愿么今日了，曹官取出簿来消。”烧香还愿准备走了哇，一望望到格观音菩萨幔子，“啊呀！这个针工绣了多好。

总说我格针工好，竟要比我胜三分。

就问当家师傅：“师傅，这个观音菩萨幔子哪绣格？”“我堂格落难女子，叫顾凤英，她来堂落难好几年了哇。”“师傅，可可以带我进去看看？”“好格，她来后半间来下绣咧。”一到后堂，顾凤英来下绣花，徐素梅看看她格针工，就格外见爱，

走到前间忙见礼，拜见她女工老先生。

叫声：“师傅啊！”

你到我家去拿针工么教会我，我不会差待你当身。”

当家师就说：“妹妹，你格福气好了，这是知府家小姐，见爱你这针工，你听我格话，上她家去，教她掺花纳朵，她家父亲是父母官，你同他讲讲，肇要寻你家儿子安寿保哇，就不费吹灰之力。”“好格，师傅，格我上他家去教她掺花纳朵，描龙绣凤。”徐素梅就拿顾凤英接到徐府。格么，徐素梅今年多大了？小姐二八十六春。不曾有个门当户对，老人就养到这个女儿啊，拚不得把人家，要留家招一个爱婿。拿媒婆奶奶请家来，媒婆奶奶就说：“你家要招一个女婿，堂块倒有一个。就堂陕西刘家庄，刘员外家一个儿子叫刘天毕，交你家小姐哇，两人同庚，二八十六春。格真正门当户对，不晓多好配了，他才中了黉门秀才。”徐洪基

一听，喜之不尽，“啊呀！要说刘天毕嘎，黉门秀士来我手里中格，他家也就该这个儿子，可肯上我家来咧？”媒婆奶奶说：“不要紧，等我去说说看。”肇拿庚帖写好了。

媒婆奶奶站起身，哪还耽搁去做媒人。

一到刘员外家，“恭喜员外！贺喜员外！”“二位奶奶，我家喜从何来？”“恭喜员外，帮你家公子来做媒人。”“准备拿哪家小姐说把我家儿子啊？”“丑人家不说格，筛子顶上数一二格，就堂块知府，徐洪基老大人家一位小姐，叫徐素梅，交你家儿子配了，天生一对，地生一双。

他俩鸳鸯成一对，倒是天长地久人。

就是不晓得你可肯拿儿子到徐府招贤婿？”刘员外一想：啊呀！我家儿子到知府家去，跟他家小姐成婚配对，真正是高攀，再好不过哇。

肇谨遵台命四个字，结做亲翁两个人。

肇行过茶聘过礼，择好黄道吉日，格天子徐府招女婿闹热格，张灯结彩，笙箫细乐，锣鼓喧天，喇叭涨号。

前敲鼓，后敲锣，喇叭涨号，  
有笙箫，和细乐，闹热盈盈。

一到黄昏戌时，

七盏星灯朝北斗，一对喜烛照南星。  
格寿香寿烛上寿台，寿星纸马供起来。  
弯下腰来拜三拜，嫁到夫家发大财。

夫妻盈花烛，五子便登科。  
长命百岁寿，千载万年和。  
夫妻拜拜堂，然后入洞房。  
抬起头来看，摆设亮堂堂。

一夜夫妻百夜恩，姻缘好比海能深。

一到天明已亮，刘天毕抬头一看，望见床上一对鸳鸯枕，这个鸳鸯绣了多好，  
总说当年我家母亲针工好，竟要比她胜三分。

“这一对鸳鸯是哪做格呀？”“我家师傅，一个落难女子，我来观音庙请家来格，她叫顾凤英。”“她住哪里？”“说住江西南昌府洞庭村。”“啊呀！不得了哇！不是张三其别个，肯定是我家老母亲。”赶紧跟徐素梅下楼。顾凤英来后厅，也来杠绣花，刘天毕抬头一望，  
不是张三其别个，正是生身老母亲。

走到前间一把就拿母亲捧住得格，“我格亲娘啊！你抬起头来么望望我，你格认得我当身。”顾凤英摇摇头，不认得他，为底高？因为过咱安寿保八岁卖身，是个小朋友。现在十六岁，人长大了变了样了哇。格么顾凤英不曾变样，所以儿子认得格娘。这个娘就不认得格儿子啊。刘天毕哭泪叫声：“我格母亲啊！”

我不是张三么其别个，我是你格儿子寿保落难人。”

顾凤英闻听这一声，悲喜交集泪纷纷。

我格心肝孩儿啊！我想你想了八年整，不伤身来也伤心。

心肝孩儿啊！总说我们母子么今生今世么会不到，  
哪晓得格枯木又逢春。

徐素梅赶紧改口，弯腰奉揖，拜见婆婆。顾凤英么按道理看见儿子也有媳妇，应该是高兴，不过她高兴不起来哇，

看到儿子人一个，想到格丈夫又泪纷纷。

“我格心肝啊！”

你家爹爹跟我分别八年整，也不晓是死还是生。”

顾凤英就朝也想丈夫，夜也想丈夫，

朝思夜想成了相思病，弄了么寒寒热热紧缠身。

刘天毕见母亲得病，心如刀绞，到处请名医郎中帮她看病，吃药如喝水，毛病不得好哇。顾凤英就说：“儿啊！你不要蹲堂白费心机，我不是真正得病。要得我格毛病好，只要你家爹爹到来临。”刘天毕就想：我到哪块访到我家父亲咧，也只有拣顶好格郎中，帮她呢看病。格天访到个外儿郎中，拿他喊到家，帮母亲看病。外儿郎中把脉一搭，嘴直咂。“先生，你咂底高嘴？可是我家母亲毛病医不好哇？”“不是的，

样样药我总有，缺少药引宝和珍。”

“先生，你要底高药引？”“要亲生儿女身上格肉刷下来做药引，这遭一煨，把你家母亲一吃，毛病就好格。”“先生格容易格，我就她家儿子啊，到我身上刷。”这外儿郎中出来骗钱呱，他又没得格倒头本事。刀你磨磨快焉，钝里钝巴，格咱没得消毒药嘎，弄点馋吐搊搊，就赛如消毒格。刘天毕拿左膀捞起来，格外儿郎中且先拘吃一刀，肉老鼠对下一抛，鲜血直淌，弄香灰赶紧一搊，鲜血打转。

也是当年留古话，香灰止血到如今。

外儿郎中就说：“我这一贴药，你家母亲一吃就好，你要拿五十两银子把我。”刘天毕就想：我不在乎这点银子。随手拿五十两银子交把这外儿郎中。外儿郎中骗钱格，骗到五十两银子，人总欢喜煞得，赶紧就走。不过这个刘天毕是孝心，

孝心感动天和地，皇天不负善心人。

药王菩萨掐指一算，已晓一半。啊呀！想不到安国星，干种良心好哇，割肉煎汤把母亲吃嘎，这一等善人实在少哇，肉老鼠怎好看病，也等我去咧。

药王菩萨站起身，仙风阵阵就动身。

药王带了灵芝仙草下凡，一阵风，对徐府一攻。徐素梅来下帮婆婆煨药，乘她不注意，拿灵芝仙草对下一撂。这遭这个药好了，能够吃得百病消灾。徐素梅拿药煨好了，端到婆婆病床，“婆婆，我把药煨好了格，你吃嘎。”“媳妇啊！你不要端喽，我不吃。”“婆婆，以前端得来格药，你不吃不关事，今朝你不能不吃嘎，你家儿子为你割肉煎汤，把身上肉刷下来格把你吃。你如果再不吃，也对不起你家儿子。”

顾凤英闻听这一声，心肝喊了不绝声。

“儿啊！想不到你对我有干种孝顺，媳妇，我再不想丈夫喽！再想丈夫，我也对不起儿子啊。”顾凤英所以不想丈夫么，是服得格一贴药嘎，毛病渐渐就除根。

刘天毕高兴了，母亲毛病好了格。

不谈母子多欢乐，再谈万岁坐龙廷。

文武百官早朝启奏万岁，“万岁，你多少年代不曾开南选，荒失了多少念书人。”万岁天子一听，果然相信，圣旨一道，

一个雷阵天下响，要考尽全国念书人。

皇榜挂到陕西，刘天毕晓得，“母亲，皇上开科取士了哇，我果要进京赶考啊？”“儿啊！应该要进京，

求到一官并半职，宗亲三代有名声。”

不过哇，八年之前，你家爹爹进京赶考哇，我们一家三口来天长县关帝庙拆散啦得，如今到你了哇。孩儿，你到京都皇城么龙门跳哇，为母实在不放心，我有锦囊言语关照于你，

早出门，要谨防，云腾致雨，  
夜归来，要恐怕，露结为霜。  
一路上多年古庙你不要住，多年饭店你不要蹲。  
多年古庙有妖精，多年饭店有强人。  
你到了京都帝皇城，遇到三朋并四友。  
逢人说了三两句，真言不可告旁人。  
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莫知心。  
人心隔肚皮，虎心隔毛衣。  
不怕白虎当堂坐，君子一边藏小人。  
锦囊言语关照你，不能疏忽半毫分。”

来家没好歹，出门要有格新鲜。刘天毕翻箱倒笼，好衣裳裤子对外捧，怎呢扎扮格？  
头戴逍遙八字巾，身穿鸚哥绿海青。  
手里拿把泥贡扇，文质彬彬念书人。  
辞别母亲站起身，带了安童上皇城。  
格刘天毕么在路行，行走不消停。  
为了赴考事，连夜里赶进京。

一去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。  
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。  
格桃花村上歇歇脚，杏花村上用点心。  
逢山不看山中景，遇水不问浅和深。  
经中言语省一省，来到京都帝皇城。

京都皇城不比寻常小镇，三里听到人说话，二里听到买卖声。店面对店面，招牌像雪片，摆饰摆了不晓多像样。

石灰店里雪雪白，乌煤行里暗通通。  
皮匠店里忙不住，银匠店里口吹风，  
手拿钳子口衔鬃，饭店门口摆胡葱。  
酒店门口盏碰盏，混堂门口挂灯笼。  
遇到一般好世兄，解开鸾带拍拍胸。  
你洗澡来我会东，混堂里洗澡不伤风。  
东街敲锣唱把戏，西街打鼓唱新闻。  
南门卖格鸚哥绿，北门卖格燕尾青。  
街坊景子无心看，下住招商店堂门。

格饭店里格堂倌，人么没多高，嘴皮薄绡绡，说话轻飘飘，一张快嘴赛镰刀，翻过来葫芦撒过来瓢，望见刘天毕一到，堂倌呢嘴里来下闹——

外间明不明来昏不昏，可有进京考童生。  
辛辛苦苦上皇城，歇宿我家饭店门。  
老板如同活财神，柜台赛如紫金城，  
钱桶好比聚宝盆。  
来我家里住一夜，稳中头名状元身。

刘天毕一听，喜之不尽，真正三遇三，七遇七，来了早，不如巧，吉兆讨了蛮好！再拿行李挑到里间，

流水簿子登过号，客堂里面暂安身，  
招商客店来住下，专等考期跳龙门。

考期一到，万岁天子吩咐正副考官，端坐南察院；吩咐催考官，背插黄旗，手提金锣哇，  
四城门敲哇，东城门敲到西城门，嘴里放声喊：

诸州各县考先生，辛辛苦苦上皇城。  
今朝不把科场进，错过一时等三春。

所有考童生，统统标名挂号，入场无事。考试完毕，宗师大人拿丑格削、好格搭嘎。搭到最后一篇文章，高头写底高？

刘天毕格文才好，独占鳌头状元身。  
也点榜眼，也点探花，三十六名进士，七十二名翰林，  
榜眼出得贵州地，探花么出在外罗城。  
赐他们三匹白马游看皇城，散心三天，好上殿交旨。  
状元公子游皇城，家家户户总知闻，  
大户人家高搭彩，小户净水洒街。状元一到，个个迎接。

状元游皇城，兵马紧随身。  
前呼并后拥，观看状元身。  
白马紫金鞍，骑出万人观。  
不知谁家子，皇城里中高官。  
状元年纪轻，文才值钱多。  
观看十五六，一去便登科。

游看皇城三天，上殿交旨。万岁天子龙心大喜：“状元公子，本来我要到各州府私访，奈我龙体不安，

状元之职加封赠，七省巡按你当身。

恐怕我以前来各州州府颁布的政策，不符合现在的事实，你去可以随时随地改动，哪个如果不服，拿尚方宝剑一口。

尚方宝剑赐把你，先斩后奏替朕行。”

“谢主隆恩！”有尚方宝剑在手，谁敢不低头，到御校场点兵三千。

点了三千兵和马，七省巡按出皇城。

不谈巡按出京来私访，经中另表一段情。

下文单讲何来？再谈到安文秀家夫人周凯云。周凯云是个善心人，见丈夫安文秀连嫡亲哥哥总不认，不借银子也微小可，情丧还放火拿哥哥烧杀得，想想跟这个人没得搭煞头思。日里不跟他同桌，夜里不跟他同宿。

安文秀三四十岁格人，没得格讲讲说格人不自在啊，“真正我家夫人不肯跟我同坐，不肯跟我同宿，我来找它一个偏房咧，好跟我讲讲说说，谈谈心，也不晓多开心。”拿媒婆奶奶请得来说亲，要找一个偏房。媒婆奶奶就说：“你今年不是十七八，廿二三，你三四十岁格人，哪有二十岁格小姑娘肯把你咧。”“媒婆奶奶，你只要帮我说到格黄花女，我不白你，二百两银子个人，现成现摆，而且不欠账，还加三斗陈大米；真正嫌少，肇老本蹲加两口，为你们办酒。”媒婆奶奶一听，喜之不尽，干多着杠，好局气，眼睛鞭，肚里来下翻腔，“来啊！有呱，堂块南门，王员外家有个小姐叫王赛祥，今年三十二岁，老黄花女，还不曾把人家咧，我们去帮做媒，王员外肯定也不肯推诿咧。”“格赶紧去帮说嘎。”

媒婆奶奶站起身，哪还耽搁去做媒人。

到了王员外家，“恭喜员外，恭喜员外！”“喜从何来？”“帮你家女儿做媒人。”“媒婆奶

奶，不是赶你们走哇，我家女儿不把人家。”“你家女儿三十来岁，也不好把人家咧，放家养老头咧。”“我说把你听：我家这女儿，夫人拿她养下来，请瞽目先生排八字格，说她命里星宿不好，就怕把到人家要作吵，说她是华盖星，男子犯华盖，家当穷了对外卖；说女子如果犯华盖，把到人家去，要穷人家三个埭咧。我这个人良心好了，不拿女儿上人家去害人，索性摆家养老丫头，不把人家。”“来啊！王员外，我们帮你家说，随你家女儿多会败，也败不掉哇。”“哪家？”“就堂块西庄安文秀家呢，他家该三爿典当，七爿钱庄，十二爿庄房，上他家去做一个偏房。你说，他家可在乎你家女儿败点啊。”王员外就说：“既然你们要帮做这一门亲啊，同安文秀说明了，回头我家这女儿上他家去，家当挨败啦得，不能怪我。如果他同意格，礼盒银子一分不要，而且全副妆奁贴把我家女儿。”两个媒婆奶奶一听，喜之不尽，局气不丑，老本登到手了哇。

急急走来急急奔，要告诉公子得知闻。

一到到安家，告诉安文秀一情二节。安文秀高兴了，分文不要哇，还取到一个黄花女，好格好格好格，拣了周堂择吉日，华盖星小姐娶过门，

肇华盖星进了安家门，要吵了安家家不太平。

要吵到底高功程？吵了他家妻离子散，听小学生下文讲来。王赛祥心就想：我蹲他家么只做到个偏房，做不到格大奶奶。我能够做到大奶奶么，我就掌到大权。左思右想，“胆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，只有拿这大奶奶害啦得，我肇就好做大奶奶，就掌到权。

万贯家财归我有，享尽荣华度终身。”

格天来花园里乘凉，又是夏天头，进宝安童撑了旁半个。王赛祥眼睛鞭，肚里翻腔，“进宝，这花园里风好了，我吹了适意了，就怕肚子要吹坏了，你去帮我问大奶奶借一件棉袄，等我笃笃肚子。”进宝来到周凯云绣楼上，“主母娘娘，二奶奶问你借件棉袄笃笃肚子，你可借把她呀？”周凯云一想，她才到我家来格，问我借东西要说不肯，格不像样，这个棉袄是冬天头穿格，夏天头么总收了杠，“进宝蹲堂等等啊，我来拿哇。”哪晓运气不通，格天进门风，一吹把荧灯火吹熄了格。王赛祥一看，欢乐一半，机会来了格，我好去掺祸喽。一到安文秀身边，“丈夫啊！你晓得周凯云为底高不准你上楼，今朝挨我看见了呱，我来花园里乘凉，望见格进宝，贼头贼脑，到周凯云楼上去格，对她楼上一躲哇，跟手就熄火，可保困了妥了哇。”

安文秀闻听这一声，可要气死又还魂。

“进宝，进宝，你们这一对狗男女，得了哇！

我拿奸夫淫妇来捉住，怎肯饶恕你当身。”

安文秀气气闷闷，来到周凯云绣楼。周凯云才把棉袄拿出来，正准备上火，安文秀来了格，一把背住进宝，“你走得，对哪里走？

千岁奴来一岁主，你奴仆竟敢来欺主人。”

一把背住进宝，走楼高头对下一攢，推板点脚总跌断了格。进宝也算好，脚不曾跌得断，走地落爬起来，浑身疼痛。一想：不得了了呱，我中了计了，

这安家地方我不能蹲，天涯海角去逃生。

爬起来就溜。进宝离开安家，作孽了，没得办法，来江湖上落难，只好要饭。

左手里，枯竹子，谨防恶犬，

右手里，讨饭碗，乞丐营生。

不谈进宝多受苦，只谈周凯云是个冤枉人。

安文秀对她不肯歇嘎，捣拳没柄，背起来就钉，

打一记来骂一声，头上敲到足后跟。

你跟进宝有个长和短，败坏我安家门风罪不轻。

这安家地方你不要蹲，替我回到娘家去安身。

你只要想，安文秀心黑了，弄门杠拿周凯云赶出。周凯云想想不得过，

擦擦眼泪就动身，果比黄连苦三分。

一走走到青道庵，想想不得过哇。望见青道庵门口一颗弯膀郎树，“罢了，罢了，我不如上吊，吊杀得拉倒。”

周凯云要想寻短见，来了尼僧救命人。

青道庵格尼僧，走里间出来格，望见一位小姑娘上吊，一把拿她背住得，“啊呀！妹妹，你年纪轻轻，怎做这个傻事格呀。家住何方？姓甚名谁？你有底高话同我讲讲。”周凯云拿前后经过一说，“妹妹，你格命真正苦咧！有家难归，有福难享，遭到这个冤枉事体，你不要做傻事体，蹲我青道庵里落脚。”“师傅，我识字格，我蹲堂块么，帮你抄抄经书可好呀？”“顶好哇，我堂就推板个抄经书格。”周凯云蹲里间帮抄经书，当家师对她也好哇，拿她当姊妹看待。她家儿子安禄保，上界金童星下界，见父亲拿母亲赶出去，你说哪里格儿子不要娘，天天出去寻母亲，一笔寻了半个月，来青道庵寻到了格，“母亲啊，你倒定心蹲堂抄经，孩儿日夜想你啊。母亲，你跟我家去啊。”“儿啊，我肇也不回转安家。

青道庵里天堂路，安家好比地狱门。”

“母亲，你不家去，我也不回去，我也陪你蹲堂抄经。”母子来青道庵落脚。

再谈王赛祥。王赛祥坏了，格天来花园也来下乘凉，格安能，安能是个安童，来格假山石身边，来下唱春腔，唱格底高呢？我们靖江土话叫唱十八摸，格个难听了，不得进耳朵格，一唱一拍，一唱一拍，拿假山石来杠做拍子。王赛祥听了耳朵节节竖，安童梅香不要听。王赛祥就说：“安童，哪来下唱？”“安能，这是超腰锣格人唱的下贱话，人总难听煞得。”“你们拿他喊得来，你们肇家去休息，我同安能有话讲。”格些安童梅香走了格，肇拿安能喊得来。“安能，你唱了多好听，可好再唱嘎一遍把我听听啊？”“二奶奶，我这唱格没襻格东西，人总难听煞得格，要么我唱嘎一个文静点格把你听？”“不要，我就要听才间格。”真正是哪家猫儿不偷嘴，哪家犬儿不开荤，有句俗话格呢：栽秧要栽了元麦田，儿子只要养二十年。青春美貌只有几载，风流要趁少年来。

安能冤家年纪轻，三月里芥菜起邪心。

拿王赛祥来捧住，帮她解带脱衣襟。

这一对狗男女，就来安家家呢，后半间花园里，凑了六秋亭高头，

做了一夜欢乐事，鱼欢水合散散心。

一到四更天，安能醒了格，“二主母，外间不早喽，我走了哇，如果挨人家来看见，弄不好呢，没得好名声。”“安能，慢动走，你可想交我做长久夫妻？”“啊呀！二主母，我你偷偷摸摸，相相满足，做长久夫妻，我就怕没这种福嘎。”“福分是有呱，只要你果有色样，我来问你，你家可有哪里格亲眷来监牢里做事体？”“有格，我家有个娘舅，叫钱铁头，来衙门里间做牢头。”“格好呱，你去呢同娘舅讲讲，帮想嘎一个绝妙主意，

拿安文秀害到监牢问死罪，万贯家财对份分。”

酒色红脸面，财帛动人心。安能一听，喜之不尽，拿娘舅喊得来，同钱铁头讲。钱铁头就说：“外甥，

在我在我都在我，这是滴点小事情。”

说无巧不成书，一点不假。正好监牢里有四个死罪犯，叫底高？一个叫穷大胆，一个叫胆大穷，一个叫穷不怕，一个叫不怕穷。四个老朋友做底高格？杀人放火，拦路抢劫格，挨捉住得格。肇判了死刑，关了监牢里间。钱铁头就说：“你们四个死罪犯，你们可想活命？”“牢

头伯伯，哪个不想活命？”“要活命，我肇问你们，你们果会咬人啊？”“格怎不会啊，你拿头伸过来，我一口拿你耳朵就咬啦得格。”“你格狗贼，你格狗贼，你格狗贼，教你咬我呢？”“格咬哪个？”“你们蹲监牢里日夜喊冤，我肇呢同知府老爷说，你们有冤枉大事，要重新质审，肇到公堂上重新质审么，问你们冤从何来，你们就说，‘我们四个人不是主犯，洞庭村安文秀家三爿典当、七爿钱庄、十二爿庄房就是靠我们四个人，出去拦路抢劫，杀人放火得来格。安文秀是主犯，他坐地分赃，我们不曾得到一点点，我们是冤枉格。肇拿安文秀么害到监牢里，

拿他冤家判死罪，你们逃到一条命残生。”

你说哪不要活命，四个老朋友么听见有生路，肇日夜蹲监牢里喊。钱铁头同南昌邱知府说，“大人啊！四个死罪犯就怕冤枉呱，来下日夜喊冤枉，最好带得来重新质审。”邱知府一听，果然相信，拿四个死罪犯，带到公堂，重新质审。四个死罪犯坏了，就拿钱铁头教好了格话说出来，害安文秀是强盗头子，

一口拿他咬了紧卜卜，这件冤枉海能深。

邱知府一听，果然相信，不分青红和皂白，拿安文秀捉得来，将他逼打成招，

逼打成招判死罪，关进监牢做罪人。

行文向上，回文打转。

上司回文来打转，一百天杀罪不容情。

安能高兴了，同王赛祥就说：“二主母，肇好分家了呢，安文秀判了死罪，一百天就要挨杀格。”“安能，不曾好分家了。斩草不除根，来年要逢春，他家还有个儿子哩。”安能一听，喜之不尽，“要害这个细冤家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在我在我都在我，这是滴点小事情，如此如此，设计设计。”安能寻到青道庵，望见安禄保跟他家母亲周凯云来下抄经书，安能做鬼眼皮一耷，蹲下哭格：“小少爷，你倒定心，陪你家母亲蹲堂抄经，你家父亲见你出来寻母亲，个把月不家去，总要躁坏了格，日夜来家想你，想起忧儿病来呱，你也好家去望望你家爹爹。”

公子闻听这一声，亲娘连叫两三声。

“母亲，我家爹爹再不好点，他是我生身父亲，为了我得病，孩儿无论如何总要家去看望。”“儿啊！格你家去，我不陪你家去。”

两足不知生死路，将身闯入是非门。

一到到家，望不到格父亲，叫王赛祥叫姨母：“姨母，我家爹爹上哪去格？”“儿啊！你倒家来呱，你家父亲为了想你，日夜发寒发热，见你今朝家来么就格外高兴，到街上去买菜格，把我望望看，你跟你家母亲来青道庵里吃素吃素，总饿了干肠瘪肚，我早先打发安童，杀了一只鸡子，鸡肉马上要好吃格。我下了一碗鸡汤面，鸡汤面格鲜了。儿啊，你吃。”安禄保么以为她是好心，不晓得这个鸡汤面不好吃，肚里有砒霜毒药来里间，他又不晓得格。一碗面吃下去，

五心烦躁不得过，七孔流红丧残生。

安能躲了旁半过，“二主母，揪住得呱，死啦得格，这个尸首果要抬出去窖啦得？”“安能，不好对外抬，如果对外抬，人家老百姓看见要议论，要怀疑我起底高坏心。”“格这尸首怎弄？”“安能，你多呆啊，弄嘎一把铁锹到后半间花园里，挖嘎一个坑，起码开嘎十来丈深，拿格尸首对下掷，揉揉肚子不做声。”

肇到后半间花园里，安能拿把铁锹，对下挖，挖了有几丈深。安禄保来历大了，上界金童星下界。

金童星君不该死，王禅老祖早知闻。

云梦山水帘洞鬼谷师先师王禅老祖，心血来潮，掐指一算，已晓一半，“啊呀！金童星来下遭难了，跟我有师徒之份，我不搭救，何人搭救？”

王禅老祖站起身，飘渺荡荡就动身。

默默念起真言咒，狂风大作下凡尘。

腾腾空起风，个个风大了，大到底高功程？

大树吹了连根倒，小树吹了扳弹弓。

年纪大格吹了爬爬跌，后生家吹了格倒栽葱，

磨子吹了掉烧饼，石礮吹了滚场心。

真正翻腔，拿公子吹了上天，

雾里走来云里奔，云梦山到面前呈。

风一吹，对山脚一丢，王禅老祖拿公子尸首抱到水帘洞。肇放下来，弄解毒丸塞得他嘴里，曾有多歇歇，嘴里对外吐血，总是紫血嘎。

毒气拔得干干尽，苏苏醒醒转还魂。

公子眼睛睁开来一望，看见王禅老祖，鹤发童颜，仙体道骨。

走到前间双膝跪，师傅连叫两三声。

“师傅啊！”

万贯家财成何用，不如陪你办修行。”

“徒儿，你真心跟我修道，我教你本事，我来教你仙法嘎。”肇公子来云梦山跟王禅老祖学法，等他本事学好了，我再讲他。

也算得到安身处，肇谈安能丧良心。

安能拿格坑开好了格，上来一望，死人没得项。“二主母，不得了了格，死人跑啦得格。”“你格奴才，你格奴才，说大头昏话，死人也跑得掉了？”“才间格风大了，可保挨大风吹啦得格。”“尸首吹走么顶好，省得来窖，拿这潭头平啦得格。”“格二主母，肇总好分家了呢？”“慢动，还有个大祸害了，周凯云也在庵堂咧。不拿这个老倌忙啦得嘎，我就做不到一家之主，如果挨她晓得，我起坏心拿她家儿子害啦得，拿她家丈夫安文秀害了监牢里，判成死罪。周凯云肇去伸冤，弄不好我你不得过身，也要拿周凯云害啦得。”“格怎骗得家来咧？”“安能你不好去，她身边两个梅香还来家咧。”安能拿一点红、一点青，两个梅香喊得来。“梅香，帮我到青道庵去，拿你家主母娘娘喊家来。能够骗家来，不白你们两个梅香，赏五十两银子个人。”一点红、一点青是周凯云身边最要好格梅香。她们听到这个话，二目流泪：“二主母，你到安家家来呀，吵了他家妻离子散，你丧尽良心，情丧还害主母娘娘，

千桩事情总依你，这件事情办不成。”

“你不去啊，安能，把绳子拿得来，拿两个梅香替我捆起来。”横一绕来竖一绕，绕做一个稻种包，拿她们手对手一扎，脚对脚一捆，弄绳子对二架梁一吊，吊了柴房里间，头朝底脚朝上，弄鞭子打。

打一记来掉过身，果比黄连苦三分。

“二主母啊，你拿我们一刀么剁两段，不做伤天害理人。”

“安能，她们不肯去啊！不要把她们吃，拿她们饿杀得拉倒。”俩梅香作孽格，挨吊了柴房里间，七天七夜，没有喝到一口水，没有吃到一粒米，就活活挨吊杀得格，两个梅香死了阴魂不散。

阴风窜窜朝前撑，阴曹地府去把冤伸。

阴魂来到阴曹地府，口叫：“冤枉！冤枉！冤枉！鸾飞戾天冤不小，要望你阎君把冤伸。”阎君端坐森罗宝殿：“两个女鬼，你们冤从何来？”我们讲经不要重三倒四，阴魂把前后经过

拿起来一说，阎君一听，“啊呀！这两个梅香心良不错啊。鬼使，把长生簿子拿出来，查一查，看一看，到底阳寿果满足？”鬼使报得来格：“阎君，一点红今年是十六岁，阳寿九十六，一点清今年十八岁，阳寿九十八，总有八十载阳寿。”阎君就说：“要放你们还阳打转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不格呢，你们如果还了阳，还是来安家，也要挨受罪，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你不如就蹲我地府里间啊，我封你格小小神职。一点红、一点青听封赠：夜行神之职你当身，每天帮我出去夜行。看到人家做好事，也要记起来，看见人家做坏事，也要记好了格。

善恶簿子交把你，点点滴滴记分明。”

不谈梅香封做夜行神之职，单谈到安能，到第八天，柴房门开开来一望“二主母，不好了格，两个梅香，鼻子管里没得风，可保送了终。”“吊杀得格，死了拉倒，弄芦席包包，拿尸首抬到乱坟场去窖啦得。”肇拿尸首去窖啦得格。“二主母，肇主母娘娘周凯云怎骗得家来咧？”“安能，说胆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，今朝帮坐夜多弄点松枝桃材，弄点硫磺火硝，到青道庵去，

点嘎一把无情火，拿她格冤家送残生。”

安能一到半夜，带了松枝桃材，硫磺火硝，到了青道庵，四转摆起来，火刀火石一敲，火星直冒。

有三更，和半夜，安能放火。

东边邻，西边舍，哪个知闻？

一歇歇，就如此，火势腾腾。

王赛祥蹲家望见青道庵着火，一跳八丈高，我家这安能多有用，肇着起来格，着起来格！

周凯云贱人身丧命，我肇独吞家产不容情。

安能一到到家，“二主母，肇总好分家了呢。”“肇分底高家咧，大老娘死啦得，小少爷么挨药煞得，安文秀来监牢里判了死刑。肇你就是员外么，我就是院君。

万贯家财归我有，我你享尽荣华过一生。

安能一听，不晓多来劲，我肇也不好奢乎奢乎来。翻箱倒笼，好衣裳裤子对外捧。

头戴逍遥八字巾，身穿鸚哥绿海青。

手里拿把泥贡扇，假马式腔有钱人。

到街坊茶店吃茶，赌钱吃酒，就蹲外间瞎瞅。格么周凯云到底可曾挨烧煞得？叫该应她不该死，格尼僧可曾挨烧煞得？也不曾烧得死。格天子尼僧，也有周凯云，大家总出去做交易，人头不够，叫周凯云也去凑人头格。夜里不曾家来啊，宿得来人家格，所以这个庙里一个人总没得，烧格空庙。到了早上走人家家来，当家师一望“啊呀！不得了，不晓哪个夜里放火，拿我们庙总烧啦得格。”也有尼僧就说呱：“师傅啊！好了我们不来家，如果哪一个人蹲家总没得命，师傅啊，我们肇蹲哪里落脚格？”“徒弟，不要难过，我家师姐来法华庵，这个地方不能蹲，法华庵里去安身。”

一到到法华庵，肇人多了格，不要周凯云抄经书，叫她到厨房里间帮做事体，上街去买菜，买了家来烧把尼僧解用。那天周凯云到街坊去买菜，挑一担菜在街坊上跑，安能来格茶店里吃茶格，走楼上下来，抬头一看。

抬起头来望望清，魂灵总冒到九霄云。

不得了哇，格个冤家不曾挨烧煞得么，也来下买菜了么，望她上哪去咧。跟她后间跑，望她进了法华庵，安能急急忙忙回转，告诉王赛祥前后经过。王赛祥就说呱：“周凯云在世一天，我你总不得过身。”如此如此，设计设计。

拨开云雾见青天，打发她冤家离眼前。

到底王赛祥用底高毒计?听小学生下文讲来。安能还扮做安童,备一顶轿梁,打发四个安童抬轿。一到到法华庵,轿梁落平,安能同尼僧就说:“请问有个周凯云小姐格来堂?”“来厨房里,来下烧饭了。”“你速速通报,我是她家安童叫安能,我有话同她讲下子咧。”周凯云走里间出来格,“安能,有底高你说格?”安能做鬼,眼皮一耷,蹲下哭,“主母娘娘,你倒用心蹲堂诵经,你可晓得小少爷嘎,到青道庵去望你啊,格庙挨人家放火烧啦得,当你挨烧煞得格了,蹲家日夜啼哭,现在饭总不吃,两天不曾吃一口茶,不曾喝一口水,我干干看到你啊对这里间跑,所以今朝特地弄轿梁来接你,你也好家去望望你家儿子啊。”周凯云就想:我家丈夫对我心黑嘎,我家这儿子好了,格无论如何我总要家去。同当家师一讲,家去要看儿子。走进轿梁,

轿子抬了朝前撑,晃兜晃兜就动身。

一到塘河边,轿梁落平,周凯云出来一望,“安能,你拿我带堂块来做底高呀?”安能冷笑一声。正来这时,一只快艇来了格,来了一个彪形大汉,身高八尺,腰宽六围,拿周凯云小姐对夹肘里一夹。周凯云小姐两脚搔,嘴里放声喊:“救命救命啊!

日天日白打抢良家女,这个塘河边可有救命人?”

两个彪形大汉就说:“你这个女子不要喊,是你家安童安能拿你卖把我们格,我们花一百两银子买你格。”

周凯云闻听这一声,纸糊灯笼肚里明。

执手指指:“安能,安能,我对你不薄,

我交你一无冤来二无仇,你良心怎黑到干功程?”

两个彪形大汉,见她要喊么,弄棉团团朝她嘴里一塞,用绳子拿她捆好了,对船舱里间一撮。

开起船来就动身,广东晋江面前呈。

拿她带到广东晋江县,这两个彪形大汉是人贩子,专门贩人格。拿周凯云卖到八仙院里,你说卖到八仙院里果有好事?格康妈婆要罚她接客嘎。周凯云死总不肯,叫声:“婆婆啊!

我是三贞九烈女,我不做低三下四人。”

“你不要哭,我沿小不种田,就靠来女子身上寻点黑心钱,你不接客就不要接客嘎。来,弄绳子拿你捆起来。”手对手一扎,脚对脚一捆,对二架梁一吊。

打一记来骂一声,果像鲤鱼跳龙门。

作孽格!身上总挨打坏了格,上身打做皮肉块,下身打了血淋淋。叫声:“婆婆啊!

你就拿我一刀剁两段,要我接客万不能。”

“真正不肯接客格,马上绝你格食,没得把你吃,拿你饿杀得拉倒。”周凯云不得过哇,心就想:没得吃要挨饿杀得格。那天困到半夜,二目流泪,身上疼痛不得过哇,困不着格,“苍天啊!

我也不晓前百世做得多少孽,我怎就苦到干功程?

罢了罢了,

我悬梁高挂身丧命,倒好留到格清白好名声。”

周凯云小姐一心寻短见,两个梅香来了格。哪个?就是来柴房里挨吊杀得格一点红、一点青,阎王封她们夜行神格。格天子夜行,正好夜行到广东晋江县,听到主母娘娘哭声。“啊呀!主母娘娘来下哭。”按落云头一阵风,对八仙院里一攻。阴风一散,对踏板上一站,阴阳阻隔,只好托梦把她,“主母娘娘醒来,主母娘娘醒来。”不是她们格人,而是她们格魂。周凯云就梦见这两个梅香:“梅香!你们怎来堂格呀?”“主母娘娘!

上下同你来相讲，不伤身来也伤心。  
为了主母娘娘人一个，送了两条命残生。

前后经过说完成，“主母娘娘，你不要难过，要活命格，只要听我们两人格话。你枕头底落有一把小攘子，雪亮放光，是我们两个梅香送把你格。康妈婆不是教你接客嘎？到明朝，堂块广东晋江县知府家儿子，他贪淫好色嘎，要到楼上来撩戏你。你老诚不客气，他如果撩戏你，就把刀拿出来，照准他格颈脖子，钩起一刀。拿他冤家身丧命，你家侄儿救你出牢门。你不要当梦中之语，切记！切记！不能忘记！主母娘娘啊！”

我们有心跟你多讲么三两句，鸡啼狗咬不能行。  
主母娘娘！我们一心要到你头上么摸一把，  
又怕你天明一亮头要疼。

我们走了哇！”

嘴喊走么一阵风，撮醒小姐一梦中。

“啊呀！我怎做到这个梦格呀。”到枕头底落一摸，一把小攘子雪亮放光，心就想了哇：不要问它，说寻死不如闯祸，我今朝吊杀得么也是死；我如果杀得人，犯了法，也是死，死么反正个死，没得垛起来死。单看明朝格有知府家儿子来？

哪晓到天明已亮，果不其然，康妈婆上来格，“小姐，我不是你前世里格老子，买你家来养你了，堂块有知府张召家儿子张宝哇，他指明了要交你调情泄欲，你今朝肯也得肯，不肯也得肯。

随你冤家肯不肯，今朝硬吃硬做散散心。”

话言未了，张宝贼头贼脑，色之迷迷，格真正淫心深似海，色胆大如天。一到周凯云楼上，翻腔，要想强奸，周凯云小姐早已准备好了格，小攘子抓了手里，张宝他不晓得嘎。周凯云望见他头伸得来格，刀抓了手里，照准他颈脖子钩起一刀。

颈脖子里面穿嗓过，知府家儿子送残生。

周凯云第一次杀人，你吓到底高功程？吓得魂灵总不来颈脖子里，手里呢抓一把刀，嘴里蹲下放声喊：“不得了了格！我杀得人了格！”

拿起一闹不非轻，哪晓来了许多人。

康妈婆来了格，望见知府家儿子困了地落，鲜血直流，周凯云手里拿个刀，“你这女子得了哇，

你拿知府儿子身丧命，你是违条犯法人。”

康妈婆吩咐安童，拿周凯云小姐弄麻绳捆绑，手对手一扎，脚对脚一捆，拿杠子对当中一掺，横过来抬。像照过歇人家卖老母猪差不多，到衙门里去报。知府张召听说儿子挨这个女子杀啦得格，吓到底高功程？犹如高山失足，胜如大海崩舟。

跟手就坐堂，张召坐堂，衙役帮忙一声“堂威”，“替我拿凶手带上。”周凯云来到公堂上，青天老爷叫几声，“你这女子胆有天大，

你拿我儿身丧命，绝得老身后代根。

国家有萧何国法，欠债还钱，杀人要判死刑，

拿我儿子身丧命，立斩之罪不容情。”

周凯云挨张知府捆绑法场上，

监斩官，执文簿，威风凛凛，  
刽子手，拖钢刀，只等时辰。

落魄炮放了咚咚响，催斩鼓敲了不绝声。

小姐绑了法场上，到底格有救命人？

一盏孤灯渐渐熄，巡按大人到来临。

七省巡按刘天毕来了格。刘天毕怎得来格呀？也是两个梅香，一点红、一点青，托梦把刘天毕，叫他赶紧到广东晋江县，要到法场救婶母，

早去能够得会面，晚去只好会鬼魂。

刘天毕得了一梦，所以身骑快马，带了几个校尉官。好马吃一鞭，一打一溜烟，慢走如同天边月，快走过像照天星。

打马加鞭朝前撑，广东晋江面前呈。

午时三刻一到，刽子手着躁，拿一把刀，来到法场之上，“你这个女子，你犯法不得不杀，看刀！”嘴里喊看刀，巡按大人到了格，“刀下留人！”张知府说：“什么人？胆有天大，竟敢大闹法场？”刘天毕执手指指：“张召，张召哇，你抬起头来望望我，你可认得我这人，我七省巡按到此，你不迎接嘎，如若你不相信，堂有尚方宝剑把你看。”张召半条命总吓啦得格，走到前间忙见礼：“拜见巡按大人。”“张召，不须客气，这个女子有冤枉大事，不能开刀问斩，要重新质审。”肇赦文一道，拿周凯云走法场上救下来，带到公堂，刘天毕坐堂，心里就想：她是我婶母，我是她格侄儿，君不拜臣，父不拜子，婶母拜我侄儿，我要作孽格。”把万岁龙牌拿出来，对案桌上一挡。

龙牌拿起挡一挡，孽障没得半毫分。

肇拜么拜万岁，不拜我。周凯云：“拜见巡按大人。”“本府问你：你为底高要拿知府家儿子身丧其命？”周凯云肇就拿两个梅香怎呢托梦把她，安能怎呢心黑，拿她卖到八仙院，康妈婆怎呢不肯，她为了保留贞节，知府家儿子怎呢要想去撩戏她，前后经过说完成，刘天毕步下公堂。

一把拿格婶母来捧住，婶婶连叫两三声。

叫声：“婶母哇！

我不是张三么其别个，我是你家侄儿寿保落难人。”

“啊呀！我家两个梅香托梦一点总不假，真正你侄儿来了格？”“婶母，本来我也不来啊！也是你家两个梅香托梦把我呱。所以我身骑快马，从速赶到。好了来了巧，不呢性命难保。”刘天毕肇同婶母就说：“你不要难过，我侄儿不来则已，我来到此地，要拿你婶母救了回转。”跟手拿张召传得来，“张召，本府问你，你来晋江县为官几年了？”“我上任三载，复任三春。”“你做官六年，你这六年当中，做格清正官，还是做格糊涂官？”张召就想：要说做糊涂官，要挨杀，“巡按大人，我做官清如水，明如镜，

人家总说河水清，我比清水胜三分。”

“张召，你不老资格，你家儿子，如果来路上跑跑挨我家婶母杀啦得，我家婶母要以萧何国法定罪。依照萧何国法，强抢民女问充军，撩戏民女判死罪。不要说你家儿子死啦得，就你老乌龟身丧命，土地庙里去把冤伸。我家婶母拿你家儿子杀啦得，不但没得罪，而且有功，帮地方上除害，张召，你如果做官清正格，说清正官流芳百世，

我进京当皇保一本，保证你官职向上升。

如果你做官不清正，陪你家儿子一同行。”

张召闻听这一声，可要气死又还魂。

刘天毕巡按大人肇拿婶母周凯云走广东晋江县救了回转，备一顶轿梁，

身坐轿梁站起身，南昌府到面前呈。

一到到南昌府，老百姓来下议论，“走哇，去看杀人。”刘天毕就说：“老伯伯，堂块南昌府杀底高人？”“安文秀怪不到干种发财了，三爿典当、七爿钱庄、十二爿庄房，总是杀人放火抢得来格，判了死罪。今朝午时三刻开刀问斩。”刘天毕一想：啊呀！格不是我家叔父啊，

叔父来下遭磨难，我要救他命残生。一到法场之上，正要开刀问斩，刘天毕来了格，拿安文秀走法场上救下来，重新质审。安文秀拿前后经过一讲，说：“是邱知府逼打成招，我是冤枉格。”肇拿监牢四个死罪犯，穷大胆、胆大穷、穷不怕、不怕穷四个冤家喊得来。“你为底高栽害安文秀做强盗头子？”“我们本来不想害他格，牢头伯伯钱铁头教我害格。”这个钱铁头也不是好东西，拿钱铁头带到公堂，拿起一打招了供，说受了外甥之托，为了发财，肇想这个阴促主意来害安文秀格。刘天毕怒目圆睁，拿四个死罪犯，还有钱铁头，统统绑到法场上，腰斩两段不容情。拿叔父安文秀，免去死刑，送了回转。王赛祥跟安能晓得不妙，带了珍珠八宝准备溜格，哪里溜得走哇？刚刚刘天毕到家，吩咐校尉官，拿安能跟王赛祥这一对狗男女捉起来，“你们来安家家呢吵了妻离子散，拿安家家害到这种功程，对你们肯歇嘎！”把他们拖到曹市口，请打磨匠用金钢钻到他们头上凿，拿水银对下一灌，拿起来一筑，活脱壳。

皮是皮来肉是肉，五脏搬到城头上，  
百鸟衔起当点心。

行好得好终身好，作恶没得好收成。

正来这时，皇上圣旨到，要求刘天毕从速进京，不能耽搁。刘天毕一想：圣旨难违。

跟随圣旨站起身，来到了京都帝皇城。

凤阁龙廷九重霄，嘉靖皇帝坐早朝。刘天毕来到金殿，山呼万岁完毕，万岁皇开金口，帝露银牙，“我召你进京非为别事，只因我皇女长大成人，她见爱你这小伙子，见爱你的文才，

我拿皇女许配你，东宫驸马你当身。”

“万岁，我是有妻之夫啊，我家夫人叫徐素梅。

如果我跟公主来成亲，对不起小姐女千金。”

万岁说：“不要紧，出圣旨一道，拿徐素梅传到金殿，收她为皇女。”肇两人把刘天毕个人，

到了周堂择吉日，皇宫里面配为婚。

不谈刘天毕招了驸马，来皇宫落脚嘎也算得到安身处，肇谈经中一段情。顾凤英马车棚里产下来格儿子安禄金，王员外抱家去，把张氏夫人做儿子，来书房里读书，格真正用心了。

一笔读到十六岁，满腹文章紧随身。

王员外年纪大了，哪晓陡得患难。王员外得格底高病呢？瘟疫病。

员外得了瘟疫病，呜呼哀哉送残生。

员外一命身亡故，哭坏张氏一个人。

张氏夫人抱头痛哭嘎，叫声：“员外啊，

你倒一命身亡故，肇丢下我们母子靠何人？

我格员外啊，你怎狠狠心肠走得向前格，

哪怕抬起头来么交我说拉三两句，我想想么也没得干伤心。”

王应龙公子也不得过哇，“我格爹爹啊，

你来黄泉路上慢慢走来么慢慢跑，慢慢跑过奈河桥。”

母子哭到肝肠断，安童梅香来解劝。人死不得复生，花谢才得逢春。买棺木收尸入殓，开丧吊孝，抬到坟堂，入土为安，栽桑植柏，丧事结束。张氏交王应龙母子哭到肝肠断。格大奶奶赵氏高兴了不得了，老东西沿能死啦得格，过咱呢，抱格野种家来瞒我们，本来万贯家财总是我家内侄赵宝格，这野种肇长大了格，将来要跟我家内侄分家，二一添作五，老身忙

了吃大苦。赵氏眼睛鞭，肚里翻腔，左思右想：胆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如此如此，我设计设计。

拿格细冤家来害死，省得格家产对份分。

赵氏起坏心，做一碗汤团，做了一碗馄饨，王应龙跟赵宝来小书房里读书。赵氏来了格，“内侄，你欢喜吃馄饨，我拿馄饨端得来把你解用。儿啊！你呢就欢喜吃团，你就吃这个团，你们两人不要绞。”“晓得格，不绞。”赵氏走了格，赵宝么他肚里饿哇，正好把一碗馄饨吃下去格，王应龙来下作底高？来下吟诗作对，上联倒想出来，下联想不出来，心里就想：下联想不出来，我这一碗汤团我就不吃格。摆了杠总冷了格，赵宝就说：“兄弟，这个团摆堂总冷了格，你真正不吃嘎，我倒欲得着格。”“好格，哥哥，你吃格，我肚里不饿。”赵宝不吃这个团不关事，为底高？馄饨肚里不曾放药，这个团肚里有砒霜毒药，赵氏准备拿王应龙药杀得格，好了王应龙不曾吃。格赵宝拿个团吃下去，不得过哇。

药性发作了不得，七孔流血送残生。

说欺心没得好结果，一点总不假。

赵氏委该丧良心，自家人弄送了自家人。

王应龙晓得不妙，急急忙忙走到母亲张氏房间：“母亲，大事不妙，祸从天降，叫声我格亲娘啊，

总说祸事天干大，这祸比天高哇矮二分。

姨母弄一碗团，准备拿我药杀得格，好了我不曾吃嘎。哥哥赵宝吃呱，肇吃杀得格。”张氏一想：不得了了格！“儿啊，备不起赵氏一报官，拿你如果来捉住，千个残生活不成，浑身长嘴难辩驳，你跳了黄河洗不清。我格心肝啊，

是非堂子不能蹲，海角苍苍去逃生。”

张氏夫人赶紧整顿行李，五百两银子打一个包裹，拿个安童叫王安格喊得来，“王安，我家儿子遭了冤枉大事，你们主仆两个赶紧出门逃难。

等拉三年并五载，风声冷淡转家门。”

肇到半夜辰光，拿花园门推开来，

主仆推开花园门，海角苍苍去逃生。

那天子走到钱塘江圩岸高头，肇要过河。一张桥哇，走桥高头跑。王安不是好人，心就想，我身上有五百两银子包裹，我要想得到这五百两银子，只有拿王应龙扛他河里淹杀得。王安走后间格，王应龙走前间，走格桥高头跑么，王应龙哪晓得王安起坏心。王安趁他不注意，走他身边钩起一杠，王应龙走个桥高头对下一栽，

公子跌到塘河中，只见波浪不见人。

不谈公子死和生，再谈王安黑良心。

王安高兴了，肇这五百两银子就我呱。放趟子就溜，一到到黑松林。黑松林一只饿虎，三天没有打到食，肚里饿了不得过。看到格王安跳哇跳哇，跑起来不晓多哨，老虎欢乐不过，嘴张了杠等好了格，望见他过来，咬起一口。你只要想，头总挨咬抛啦得格。

王安委该丧良心，猛虎将他当点心。

不谈王安心良黑，肇谈到公子死和生。

王应龙么走格桥上挨杠下来，到底果曾挨淹得死？他不会弄水，你只要想，水总吃足得格，

顺浪余了朝前飘，来了个员外有钱人。

员外是山西金家庄人氏，其人姓金，名叫金万富。金万富做底高格？贩珍珠八宝格，中国的绫罗缎匹对渤海国贩，渤海国的珍珠八宝对中国贩，肇发得财，称员外。那天一早哇，

珍珠八宝批了不少，早上么来船头上小解格，望见一个东西余了来格，“安童，河里格底高东西余了来格？帮捞捞看。”篙子上格弯钩郎一钩，干干钩了王应龙衣裳高头，背背重镇镇格，个人背不动，两三个人做对手，一背倒背上来格。“啊呀！一个死人。”金万富一望，一位公子也是位少年，怎跌到这个河里格呀？到他心口头摸摸，心口头别嘎别，阳气也不息，“有救呱！安童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帮做对手，头朝底，脚朝上，颠倒熟。”一捶一拍，冷水对外直冒，水总出来格。

员外委该心肠好，公子救了转还魂。

公子跪在平基板，救命恩公叫几声。

“你这位公子不须客气，从何方而来，到何方而去？你怎跌到这河里格呀？”王应龙把前后经过拿起一讲，员外说：“啊呀！你格命真正苦了，有家难归，有园难投。我跟你有缘分咧，今朝我不起早哇贩珍珠八宝，你跌得这个河里顶多不过一个时辰，淹杀得你就救不活格，干干我把你救上来，拿你盘活得嘎。你哪里总不要去啊，我又没得个儿子，

可好算我螟蛉子，传接我老身后代根？”

王应龙高兴了，我原没得堂子蹲了，

走到前间忙开口，恩父连叫两三声。

金万富望望儿子身上总湿格，珍珠八宝不去贩了，拿儿子带家去了，拿衣裳裤子替他换啦得格。

香汤沐浴洗个澡，浑身换了簇簇新。

“儿啊，你肇日里蹲小书房读读书，如果觉得闷沉，好到花园里去散散心。”王应龙来小书房里格真正用心了。

有公子，在书房，勤辛苦读，

读《春秋》，习《礼记》，昼夜操心。

低读就赛鸚哥叫，高读就赛凤凰声。

书声琅琅了不得，惊动位小姐女千金。

金万富没有生到儿子，但是生到一位小姐。小姐名叫金红艳，胜如仙女下凡尘，夜里困了床上听到书声入耳，就问：“梅香，梅香，哪个来下读书？这个书声多入耳。”“小姐，我告诉你听，你家父亲贩珍珠八宝，来河里捞到一个儿子，收为螟蛉之子，是你家哥哥，不但书声好听，小伙子体面了，我送午斋点心把他吃格，格漂亮了不得了。”“不嘎，到底有多体面？”“哪说得出来咯，我看看要害病。你去望望，晓得你可有命咧？”“情丧干种体面来？”金红艳到了明朝夜上，不把梅香晓得，轻手轻脚走楼下来格，一到到小书房，公子还来下读夜书。过咱是隔纸窗，小姐弄馋唾一抹，窗子上一个洞，肇眼睛睁了杠对里望好了。望见公子来下读书，格个小伙子体面了，犹如潘安转世，胜如宋玉还魂。看他两耳垂肩，鼻直口方，虎背熊腰，英雄气概。

额头上一把珍珠伞，像个格扶皇保驾人。

看看公子人一个，千中意来万称心。

小姐敲敲门，王应龙就说：“哪个？”“我是你家妹妹。”拿门一开，“小妹，夜已深更，你到我小书房有何贵干？”“哥哥，我不是花前月下，也不是骨气轻浮，我看到哥哥这小伙子，我赞扬你长了美貌；听到你读书，书声入耳，我称赞你才学高哇。

我格终身许配你，你不要做推三托四人。”

“啊呀，小妹，万万不能。只因我被姨母陷害哇，有冤枉大事，如果我格姨母赵氏一旦报了官，官兵要到处捉拿，拿我如果来捉住啊，千个残生活不成。有个长和短啊，误失了爱妹不该应。”“哥哥，上刀山，入苦海，我是情愿格。今朝妹妹抬举你，不要做推三托四人。你也

愁官兵来捉你了，我家販珍珠八宝格，我家金銀財寶，不知多少，我同父親說明白——

山西地方我們不要蹲，我你海角蒼蒼去逃生。

我們逃出山西，官兵再就捉不到你格，

躲啦三年并五載，風聲冷淡轉家門。”

“妹妹，格也好格。”金紅艷肇同父親說明白，金萬富也贊揚女兒格意見，肇又是兒子，又是女婿啊。所以金萬富肇格外高興，同女兒就说：“既然你們要出門逃難，出去路程遙遠，不曉到哪天子得打轉。金子銀子重，多帶了身邊也背不動，金條值錢咧，你們多帶點來身邊。”你曉帶多少金條，三十八根打一個包裹。

跟手推開花園門，兄妹兩個去逃生。

離開山西朝前擰，來到格南京一座城。

一到南京城，才進城門，看到城頭上許多格人哄了杠塊。這城門口倒哪有干多人格？一看告示貼得杠，有人家要賣房子，陳百萬家四十九間轉盤樓，造價十萬兩銀子，現在削價賣，只要賣一千兩銀子。王應龍一听说：“妹妹，格倒是奇事，干好格房子就賣一千兩銀子。”肇就問年紀大格：“佬佬，這人家房子干好，為底高賣了千種便宜啊？”“后生家，這房子不好買啊。里間有妖精作吵，陳百萬拿房子起好了，倒敢蹲里間了？妖精作吵，困到半夜就性命難保；妖精吃人，安童梅香不曉吃啦多少咧。三天前間，有人家買這個房子，圖便宜买家去格，才住了一夜，半條命總吓啦得，妖精出來吃人。肇今朝哇拿這房子退啦得呱，你望啊，弄不好又要便宜喍，就怕一千兩銀子也賣不到咧。”哪曉果不其然，不曾有多歇歇，一個老朋友站出來格：“哪買房子格，四十九間轉盤樓，現在削價賣，只要賣五百兩銀子。”“巧事，妹妹，人家不買，我們買下來，反正就五百兩銀子，好住就住，不好住么，攢就攢拉五百兩銀子。”肇用五百兩銀子拿四十九間轉盤樓買下來格，金紅艷吓得不敢住，說：“哥哥，假使妖精出來吃人怎得了？”“妹妹，你不要怕，我到鐵匠店，叫鐵匠師傅打一把鋼刀，磨磨快，以防妖精來吃我們，我們格刀好做防身之器，好剁它格頭格。”“日里我們看見格，到夜看不見怎弄？”“我到燈籠店，買三百九十二盞燈籠。每一間房子里間挂八盞，照耀如同白日，它妖精就不敢出來格。”“哥哥，格倒不要當心了。”“妹妹，你放心。”一到半夜，哪曉果不其然，一道金光，一陣妖風，妖精出來了格。身穿金盔金甲，手拿一把鋼刀，扎眼銅鈴，大了吃人。

牙齿一敲一蓬火，轻轻一喊响雷阵。

“哥哥，不得了了格，妖精來了格。”“妹妹，你不要怕。”王應龍拿刀抓了手里，望見妖精要來吃他，王應龍就想：你就是吃到我，我也要殺到你一刀才肯歇。望見妖精對堂扑，手拿鋼刀對它頭上就杓起一刀，妖精吃得痛，一聲嚎叫，調過身來就溜。“你格冤家，就干狠，也怕這把刀格。”追到花園里，望見妖精擰了杠，王應龍來一個大劈華山，又是一刀對下一劈。妖精身子一縮，一陣妖風，對泥肚里一攻。“妹妹望啊，這妖精鑽爛泥肚里去格，望啊，也有個鬼鬼洞來堂，用鐵鍬來撬哩。”這遭弄把鐵鍬撬啊撬，只聽見一响，王應龍說：“妹妹啊，可保妖精挨撬到了哇，不曉這底高東西來下响咧？”望望一塊石板，拿石板撬上來，抬頭一看，歡樂一半，你曉里間底高來下？有十缸紫金，十缸烏金，金銀財寶多了。“可保寶貝來下作怪，趕緊請人，拿紫金交烏金走泥肚里弄上來，我再對下撬撬看，看到妖精躲了哪里？”一撬撬到個鐵箱子，心想：妖精可保鑽了鐵箱子里間去格。拿蓋子撬開來，望望一副金盔，一副金甲，也有鋼刀一把。一望還有一本書，翻翻一個字總沒得。格倒奇事啊？這書怎沒得字格呀，望望來格底落還有一封書信，凡人叫書信，仙者叫錦囊，拆開來一望，高頭寫底高？

天書一本妙无穷，金盔金甲贈應龍。

送把應龍親徒弟，沙場得勝討皇封。

底落而且落得款：“王禪老祖頓首百拜，我幫你看了十八載，寶貝交把小官人。”“啊呀，

原来是王禅老祖留把我格。”公子跟手双膝来跪下，谢谢虚空活神明。肇拿铁箱子也搬上来，王应龙肇发得财了哇。

王应龙么发得财，安童梅香买家来。

到了八月中秋，皓月当空，万里无云，王应龙来花园里间把无字天书拿出来，心中想，这高头一个字总没得，格有底高用哩？金红艳小姐就说：“这仙家留把你格，肯定它会露字格，赶紧烧香点烛。”焚起黄木大香，点起通宵红烛，双膝跪下，跪下来祷告：“师傅啊，跟我如有师徒分，天书上面露分清。

弯下腰来拜三拜，无字天书写分清。

“哥哥望啊，高头有了字喽。”王应龙一看，高头写底高？教他怎呢打拳，怎呢练本事。刀法枪法，刀枪剑戟，怎呢舞法，怎呢射箭。落底么么高头也露出兵书战策，教他行兵布阵。王应龙说：“这是一本宝书，

我现在有文没得武，将来要吃武将格苦。

我不如来依无字天书高头学本事。”肇王应龙拚得吃苦，每天日里学文，到夜就来花园里学武。

一笔学武三年整，文武全才有名声。

不谈公子本事好，再谈皇皇坐龙廷。

肇谈万岁天子坐殿，只因西番国作乱，战表打进中原，万岁端坐金殿，撞钟击鼓，召集满朝文武：“众位爱卿，只因西番作乱，哪能替孤担忧，提兵调将，带兵平西？

得胜班师回朝转，封功楼上重封赠。”

问到文官不答应，问到武将不作声。

三百文来二百武，总像泥塑木雕人。

万岁天子急得龙泪滔滔：“不得了了呱，朝中缺忠良将，没得个扶皇保驾人。”文武百官启奏万岁：“你不必忧伤，只因朝中这些老将都已年老力衰，不能领兵督阵，说英雄出于少年，

要得西辽能平定，考尽全国练武人。”

万岁一听，果然相信。圣旨一道，一个雷阵天下响，考尽全国练武人。皇榜挂到南京城。王应龙公子得晓，皇上开考取士，肇辞别金红艳小姐，进京赶考。

经中言语省一省，直奔京都帝皇城。

一到京都皇城，赶了干干也巧，正好来下开考，标名挂号。武考与文考不同，武考要比本事好。第一力气要大，金狮子生铁铸格，千斤之重，一百二十个考童生，都没有举起来。轮到王应龙不费吹灰之力，拿格金狮子呢举起来，来学场转三转，而且身上不放汗，拿格金狮子舞了旋溜溜转。这手拿起一擐，格手拿起一兜，

左手撩了右手兜，狮子衔花滚绣球。

右手撩到左手来，果像照加官出戏台。

要比拳法，上打雪山盖顶，下打枯树盘根；左打黄鹰掠翅，右打猛虎翻身。一捣拳钉一个潭头，一脚跟踢一条圆沟。脚一跌陷下去几尺，单飞蹦到九尺五，双飞蹦到九霄云。要说刀法，钢刀舞起来像渥闪，滑水不进半毫分，刀快不见人，人快不见刀。十八般兵器，件件不拣。要说箭法，一箭能射十三个金钱孔，箭箭射入穴中心。要谈两军对阵，他能圈子里杀到圈子外，里四门杀到外三门。格文武百官来看见，果要称赞八九分。万岁龙心大喜，拿王应龙传到金殿，

王应龙来听封赠，武状元之职你当身。”

“万岁，我不但本事好，我的文才也不错。”万岁天子验过王应龙的文才，格做点文章，

贯通直落，写的字而且好看。万岁龙心大喜，将他加封。

王应龙来加封赠，文武状元你当身。

肇也点了榜眼，也点了探花啊，三十六名进士，七十二名翰林，赐他们三匹白马，游看皇城三天。上殿交旨，万岁天子龙心大喜：“状元公子，只因西番作乱，

状元之职加封赠，平西元帅你当身。

我赐你十万大兵，征剿西辽，

得胜班师回朝转，封功楼上重封赠。”

有点兵簿在手，谁敢不低头，点起十万兵马。

元帅身坐中军帐，帅旗又上九霄云。

刀对刀，枪对枪，刀枪剑戟，

狼烟炮，一声响，地动神惊。

元帅来出征，兵将紧随身。

兵丁听号令，放炮好像响雷阵。

元帅来挂帅，兵将随身带。

临阵防乱箭，各带滚龙牌。

长枪对短枪，盾牌对鸟枪。

刀对刀来么枪对枪，可像北海里浪头子颠。

枪如南山初出笋，刀如北海浪千层。

先锋官走前间，要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也扎大营，也扎小营。

小营里面歇歇脚，大营里边用点心。

不谈王应龙带兵去平西，再谈高丽不太平。

肇谈高丽国康庄三王所生一女，叫高玉霞。

说到玉霞千金女，观音圣母格小门生。

观音老母托梦把高玉霞小姐：“徒儿，我已经帮你算过了格，要享清福没你份，要享洪福你是有格。你的根基不在高丽，而在中原国，你跟王禅老祖格门生金童星安禄保，你们有宿世姻缘。

婚姻不是才间定，五百年前配为婚。

你奏于你家父皇得晓，要写战表一道，你到东三关摆起擂台来。安禄保要到东三关来打擂，等到夫妻来会面，结成天长地久人，切记切记，不能忘记，我乃去了。”高玉霞小姐得一梦，交父皇一讲，康庄三王写战表一道，送进中原，嘉靖皇帝端坐金殿，挑选不到能将。文武百官启奏：“万岁，能人都已被王应龙带去平西，

要把高丽打太平，皇榜张挂午朝门。”

万岁一听，果然相信，张挂皇榜。

皇榜张挂午朝门，张挂皇榜选能人。

皇榜一挂不非轻，王禅老祖得知闻。

王禅老祖掐指一算，晓得一半，拿金童星安禄保请得来，就是安文秀格儿子，过咱呢，挨安能跟王赛祥，弄砒霜毒药药杀得准备去害格，王禅老祖拿他度得来格，拿他救活得，教他仙法教他本事。王禅老祖就说：“徒儿，你的本事也学好了格，仙法也到了手喽，万里江山千斤重，你徒儿要肩挑八百斤，清福没得你享，要享洪福你是有格，你赶紧揭下皇榜。现在呢，万岁张挂皇榜，只因高丽国有战表一道，高玉霞小姐跟你有宿世姻缘，你到东三关打擂。

等到夫妻来会面，结成天长地久人。”

“师傅，我乃晓得。”肇辞别师傅，脚穿腾云鞋，驾雾腾云一到到京都皇城，揭下皇榜。看榜官报，报与万岁天子知道。万岁天子试过安禄保的本事，因为他跟仙家学格，格个本事吓杀人了。

总说王应龙格本事好，安禄保还要胜三分。

万岁拿他传到金殿，跟手就重封：

安禄保来听封赠，征东元帅你当身。

赐你三千兵马，你到东三关打擂，

得胜班师回朝转，封功楼上重封赠。

点了三千兵马，一到到东三关。高玉霞站了擂台高头说：“中原蛮子，哪位能人登台比手，不敢出战，你们就是儿孙。”安禄保一听大喊：“气死我也，你这黄毛丫头，口出狂言。”

一个旋风冲上去，要与小姐定输赢。

高玉霞就说：“我不打无名之辈，请你报出名姓。”“我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我住江西南昌府北门洞庭村，我是安文秀之子，我叫安禄保。我家师傅王禅老祖，鬼谷仙师，我奉师傅之令来跟你交战格。”

小姐闻听这一声，千中意来万称心。

高玉霞一想：我格丈夫来了格，我倒单看看他的本事如何？

嘴里说话藏藏响，各拿本事定输赢。

一打秦王三跳涧，二打鲤鱼跳龙门。

三打三路朝天吼，四打投唐又上身。

五打五龙归大海，六打祁山不容情。

七马八脚朝前打，八大拐仙怕坏人。

九打九龙摆八卦，十面埋伏果惊人。

安禄保是金童星下界，高玉霞小姐是玉女星临凡。

格棋逢对手难取胜，将遇良才没输赢。

有小姐，朝上打，雪花盖顶，

有公子，朝下打，枯树盘根。

左打黄鹰掠翅，右打猛虎翻身。

有小姐，朝山打，山摇地动，

有公子，朝海打，海起灰尘。

战了一百回合，二百个照面，高玉霞小姐战啊战，浑身放汗。小姐一想：我家丈夫本事超过我，跟手着躁，对姻缘圈高头一跳。安禄保哇他又不识得，就问：“黄毛丫头，你果是打不过发躁上吊？来，你不要上吊，我来背住你格脚格。”康庄三王正在这时来了格，

一把拿安禄保来捧住，贤婿连叫两三声。

“不嘎，你为底高叫我贤婿？”“我是高丽国的一国之主，我叫康庄三王，我就生到这位小姐，她奉师父之令，摆这个擂台啊。我家女儿不是上吊哇，姻缘已到。

拿我家女儿来打败，终身许配你当身。”

安禄保一听，喜之不尽：“不过有一个，我国军纪严明，不可临阵招亲，

临阵招亲问斩罪，我么哪有命残生。

我要得到降书降表，等我班师回朝，肇奏于万岁得晓，奉皇圣旨，配为夫妻，跟你家女儿成亲。”康庄三王一听：“说话在理，一面依你。”赶紧写降书降表，让安禄保班师回朝。高玉霞就说：“父亲，夫到天边妻要行，格我也跟他回国格。”“好，你们一起回转。”打起逍遥鼓，唱起欢乐歌，

兵马队队动身走，班师回朝讨封赠。

来到京都皇城，兵归演武厅。正来这时，王应龙带兵平西，拿西番打平定，也已得到降书降表，班师回朝。来到演武厅，肇拿兵马安排已定，带了降书降表，跟安禄保一起上殿。来到金殿，王应龙就说：“万岁，我带兵平西，得胜班师回朝。”安禄保也说：“我征剿高丽，东三关打擂，也已经得胜班师回朝。”

万岁如果不相信，降书降表看分明。

万岁龙心大喜：“该应我格洪福大，得到擎天柱两根，你们乃有功之臣，孤家将你们重封。”带到封功楼。

“王应龙来听封赠，平西侯王你当身。

安禄保来听封赠，征东侯王受皇恩。”

这遭，安禄保奏于万岁天子，肇跟高玉霞成亲。

高玉霞来听封赠，征东侯王家正夫人。

王应龙也奏于万岁：“我家有小姐叫金红艳，她又是我格妹妹，又是我格夫人，现在来南京落脚。”这遭到南京，拿金红艳传上金殿，奉皇圣旨，配为夫妻。

金红艳来听封赠，平西侯王家正夫人。

王应龙启奏万岁：“万岁，我来南京买房子，我得到十缸紫金，还有十缸乌金，干多金银财宝，我来献把国家，为国家担忧，为老百姓着想。一旦国家发生战争，如遇饥荒，十缸紫金、十缸乌金可发三年军粮军饷，老百姓也不要受罪。”万岁龙心大喜：“王应龙，你真正为国家着力，国家将你重封。

王应龙来加封赠，故国富之职你当身。

王应龙有了高官禄位，就想到母亲张氏，不晓得果来家受罪。肇奏于万岁，要回家探母。王应龙带了三千兵马，一到到山西王家庄。张氏作孽格，你晓她挨赵氏逼到底高功程？来磨房里推磨，格个日子不得过啊。家去一望，你晓他母亲瘦到底高功程？

脸上如同表黄纸，眼落骷髅不像人。

王应龙怒从心起，拿赵氏捉得来：“赵氏赵氏，你也得了哇？拿我家母亲害到这种功程，过咱也害我。”拿赵氏拖到三岔路口，

赵氏委该丧良心，将她一刀两段送残生。

张氏看到儿子，有高官禄位回来格，母子会面悲喜交集：“我格心肝阿，

总说我们母子么今生会不到哇，哪晓得格枯木又逢春。”

“母亲啊，你来家罪受了足格，孩儿晓得格。母亲，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让你母亲受罪，你有出头之日了，我带你进京。”肇拿母亲张氏带到京都皇城去享福。刘天毕驸马老爷也想到母亲顾凤英，肇到陕西，来到徐府，拿母亲顾凤英也接到皇城享福。万岁天子也将她们重封。单谈刘天毕到了二十六岁贺生日。当今驸马贺生日，万岁天子当事体办了，皇宫张灯结彩，笙箫细乐。

前敲锣，后敲鼓，喇叭涨号，

有笙箫，和细乐，闹热盈盈。

贺寿完毕，来光禄寺备御膳。刘天毕是几时生日呢，六月十八。格天子天气委该暖，坐了光禄寺吃饭么，王应龙也来格，他是武曲星下界，格暖了不得过，拿上间衣裳脱啦得格，穿件背心，哪晓得左膀格牙痕印子倒露出来格。顾凤英坐他身边，头回过来对他一望。

抬起头来望望清，果要哭死又还魂。

大吃一惊：“啊呀，这个不是我格儿子啊！过咱啊我产他来马车棚里，左膀咬格牙痕印子，他这个左膀怎也有牙痕印子格呀？我倒来问问清爽他家住何方？姓甚名谁？”肇就问王

应龙：“你家住何方？姓甚名谁？”“顾氏太太，我住山西王家庄，我父亲是王员外，母亲是张氏。”

顾氏闻听这一声，心肝喊了不绝声。

“我格心肝啊，我不是张三么其别个，  
我是你格生身老母亲。”

王应龙不认她：“顾氏太太，我家有父亲有母亲，你哪好冒充是我格母亲。”“儿啊，我过咱把你生了马车棚里格，而且我有血书一封，你如果不相信，你问问你家母亲。”王应龙走到母亲身边：“母亲，我到底果是你亲生格呀？”万岁天子也来杠，张氏不敢说谎：“儿啊，你确实不是我亲生格，你家父亲来马车棚里抱家去格，而且呢有一封血书来里间，我保留了十八载，我收了好好格。既然顾氏太太是你格生身母亲，她只要拿血书背出来啊，你也不好不认她了。”万岁天子把血书接到手说：“顾凤英，你说他是你的儿子，格么你写格血书，你果记得嘎？”“万岁，格我怎不记得。”“好，来背把我孤家听听。

如有一字来背错，你是违条犯法人。”

顾凤英一头背，就一头哭，血书高头写格东西从头至尾啊，  
上上下下背到底，一字不漏半毫分。

万岁天子拿血书交把王应龙：“王应龙，你看看她是不是你的生身母亲？”王应龙接过血书，拿血书看完成，亲娘也叫了不绝声。哭泪叫声：“我格母亲啊，

只怪儿子不晓得，忤逆了我格生身老母亲。

肇王应龙有了生身母亲，他要问母亲要生身父亲：“母亲，我家生身父亲叫底高？现在来哪里？”“儿啊，

问到你家生身父亲么人一个，不伤格身来也伤心。

十八年前间，我跟你家父亲带你家哥哥——你家哥哥刘天毕，就是当今驸马，他原来叫安寿保，你们是嫡亲弟兄，一家三口进京赶考，来天长县关帝庙拆散。

已经分别十八载，不知死来不知生。”

万岁天子就说：“顾氏太太，你家丈夫十八年前间进京赶考，他是学格文，还是学格武？”“我家丈夫是学文格。”“顾氏太太你不要难过，既然是学文格，他只要健在，肯定早晚一天，要进京赶考格，我不如再来考文考。”拿刘天毕传到金殿，这下子宗师大人不让旁人做。

刘天毕来听封赠，宗师大人你当身。

肇皇榜张挂十三省，考尽全国念书人。

皇榜一挂不非轻，徐进老人得知闻。

安文亮来安徽徐人家落脚，教他家儿子徐龙来下读书，徐龙也已长大成人。徐大人就说：“安公子，你来我家十八载，我家儿子靠你教他读书，现在长大成人。皇上又来下开文考了哇，我拿路费盘缠把你啊，你今年四十五岁喽，赶紧从速进京。”

拿我儿子带了把京进，师生两个跳龙门。

安文亮肇带了门生徐龙，好了徐大人把了路费银子，来到京都皇城。赶了也巧，正好开考。考试完毕，刘天毕拿丑格对下削，好格对上搭，搭到最后一篇文章。来高头写底高？安文亮，

状元不中张三其别个，中了我家生身老父亲。

“校尉官，帮拿安文亮传得来。”安文亮来到高厅，要拜宗师大人。刘天毕一想：他是我格父亲，君不拜臣，父不拜子，好让他拜了？赶紧拿安文亮捧住得嘎：“你不必客气，一旁坐下。”倒一杯香茶把他解渴。刘天毕来到里间，一跳八丈高：“母亲，肇不要难过了哇，爹爹来

了格。”

顾凤英闻听这一声，赛如拾到宝和珍。  
一把拿丈夫来捧住，悲喜交集泪纷纷。  
总说今生会不到，哪晓枯木又逢春。  
亲亲丈夫啊，我你今朝来会面，一世活得两世人。

肇也有叫父亲，也有叫伯父，也有叫公公。安文亮就说：“夫人，我就该一个儿子，过咱八岁卖身，卖到陕西刘家庄格。倒哪块有两个儿子格呀？”“丈夫，我过咱跟你进京，身有六甲怀孕，我来山西马车棚又产下一子，叫做安禄金。王员外抱家去，改名叫做王天赐，回头先生帮他取格学名，叫王应龙。现在这第二个儿子官职不小，他是平西侯王，又是敌国富之职；我家这大儿子是当今驸马。”安文亮高兴了不得了，嘴呲得像北瓜花，

该应我安家有福份，所以才到干功程。

万岁天子就想：他家儿子总封格侯，这个老子官职嘎，不能封了比儿子小，要封大嘎点才好咧。拿安文亮传到金殿，万岁皇开金口，帝露银牙：

安文亮来听封赠，安亲王千岁你当身。

万岁天子见他们全家团圆，感到高兴，来光禄寺备起御膳，为他们吃团圆酒。吃吃酒么，安文亮就开口：“夫人，熊家寨格熊铁嘴算命不丑，过咱我要寻短见，好了他拿我救活得。他就帮我算命，说我廿七到三十五，这几年要吃大苦，三十五到四十五，说我交到南方丁火运，五九四十五岁春，我才中到状元身。哪晓得不其然，我今年正好四十五岁，我中了状元。”“丈夫，人算命没得菩萨灵。我来陕西落难，来观音庙里，观音菩萨显灵，付一个签把我，说‘三姓合一宗’，你说我家现在果是三姓。他叫安寿保，刘员外买家去叫刘天毕，果是两姓；这个儿子叫安禄金，王员外抱家去叫王应龙，果是三姓合一宗。‘以后必相逢’，我们今朝坐堂吃酒，真正欢乐不过。‘父子同鼎甲’，丈夫，观音菩萨说了一点总不假，你格状元也是来儿子手里中格了。‘日后受皇封’，我们现在有高官禄位，大富大贵。”

讲讲说说多欢乐，谢谢虚空活神明。

文武百官就说：“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家是拆散了嘎，其实你们家不曾拆散，一个来山西，一个来陕西，一个来江西，讲讲说说也是来一个家里。”

万岁闻听这一声，龙心欢乐八九分。

不谈万岁多欢乐，安文亮要回家荣宗祭祖，万岁一一准本。安文亮带了三千兵马，全家老少哇。

离开皇城朝前撑，南昌府到面前呈。

一到到南昌府，坐了轿子里间一望，看见个叫花子要饭格，身上穿了拖爿挂爿。安文亮对他一细望，啊呀，不得了，格个不是进宝安童？受人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哇，

过咱不是进宝安童心良好，千个残生活不成。

赶紧吩咐校尉住轿。安文亮走轿子里间出来格，望见进宝来下要饭，赶紧拿格讨饭篮子擐啦得：“进宝，你果认得我哇？”“啊呀，你不是大少爷嘎？大少爷，

你求到功名回家转，我心总乐到足后跟。”

“进宝，你怎受到这个罪格呀？”进宝拿前后经过一讲，安文亮说：“进宝，你肇不要受罪了。”

香汤沐浴洗个澡，浑身换了簇簇新。

肇跟安文亮合坐一顶轿梁，坐轿回转。一到到家，周凯云望见伯伯安文亮有高官禄位，坐轿回来，

周凯云走到前间忙见礼，伯伯连叫两三声。

“伯伯，你回来格，过咱你家兄弟对你心黑了，不借银子微小可，情丧打发安能去放火拿你烧煞得格，你不回来则已，

既然伯伯今朝回家转，我来帮你把冤伸。”

周凯云到厨房拿一把厨刀，要杀安文秀帮伯伯报仇。安文亮见弟媳妇要杀兄弟，赶紧对周凯云面前一跪：“弟媳妇啊，

看看我伯伯格份中情，饶饶我家兄弟一个人，

我们说破就从今朝起，同欢共乐过光阴。”

“伯伯，你肯饶他，我不饶他。”拿起厨刀，又要杀他。刘天毕急得没办法，对婶母面前一跪：“叫声婶婶啊，

你如果不饶叔父人一个，我跪死你面前不起身。”

周凯云望见当今驸马跪了面前，就说：“贤侄，你快点起来，真正呢要饶你家叔父格，从今往后，我跟他拆散夫妻情份。他是他，我是我，

我前百世作了多少孽嘎，今世苦到干功程。

你帮我起造一座庵堂，

我身入空门做尼姑，修修来世好收成。

依我这个条件，我就饶他一条性命；不依我格，我一刀拿他剁两段。”“婶母，我依你格。”肇才把安文秀保下来呱，刘天毕帮周凯云起造庵堂，周凯云吃素修道。肇安文亮荣宗祭祖，格安文秀你不要去祭祖焉，他不肯，跟了去。哪晓祭祖打转，说人可饶人，天老爷不饶人，因为安文秀委该心黑，玉皇大帝站起身，打发雷公菩萨下凡尘，杓起一个大雷，安文秀不曾躲得掉，五雷击顶。

脑壳子打了粉粉碎，呜呼哀哉送残生。

安禄保就哭啊：“爹爹啊，只怪你父亲么作得孽，五雷击顶送残生。”这遭帮父亲收尸入殓，开丧吊孝，抬到坟堂，入土为安。安文亮肇拿进宝安童，还有呢熊铁嘴，过咱救过他格命格人，也带了进京，奏于当今万岁。进宝跟熊铁嘴，受万岁重封。万岁天子见安家功劳浩大，肇帮他重新起造房屋，回头安家子孙兴旺。安家后代多了，刘天毕生到三子，一子传接续刘家后代，一子传接皇宫后代，还有一子就传接徐家后代；安禄保生到二子，一子传接高丽国后代，还有一子传接安家后代；王应龙生到三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一子传接王家后代，一子传接金家后代，还有一子传接安家后代。

回头男子长大做公卿，女子长大封夫人。

后来有风流才子、自在臣相，就把顾凤英来山西马车棚，产一个儿子，在他左膀咬格牙痕印子等一情二节，苦中之苦，难中之难，写起一部忠孝宝卷。

取名叫做《牙痕记》，万古流传劝善人。

安文亮跟顾凤英老运通了，回头呢，老运不丑，寿高九十九岁。那一天贺寿，儿孙满堂，回头一笑而亡。

忠孝宝卷，说到这种地步，总算有头有尾，有始有终。

经到头来卷到梢，大众和佛有功劳。